

文獻彙編·打字錄入·感想評論

从土改中学习

新建设杂志社，1950年版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2021年)

文獻彙編·打字錄入·感想評論

从土改中学习

陈体强 史国衡 程端生 全慰天
汪 瑄 袁 方 冯友兰 程厚之 等编

新建设杂志社，1950 年版

感谢 江风 录入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2022 年）

目 录

一 陈体强《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	1
二 全慰天《土改中的学习》	10
三 汪瑄《我在土改中的学习》	19
四 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	25
五 史国衡《土改动员前后》	33
六 冯友兰《音乐在土改中的功用》	39
七 程厚之《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	48
八 冯法祀《土改工作思想总结报告提要》	62
九 程端生《土改中的农村妇女》	76

(说明) 原书的余下二篇略去不录: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七二)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 (八〇)

一 陈体强《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708877>

录入者按：一贯道等粗陋原始宗教一度是个大麻烦，似乎在蒋帮策动下，也有过武装叛乱的计划。好在革命力量惊人，在不大规模伤及教徒、不伤及温和宗教的前提下仍然瓦解其组织并逮捕其坛主。然而，仅靠铁拳砸来砸去，能砸烂被剥削群众的情感需求吗？当然不能，真正使一贯道、五斗米道无处藏身的秘密在于群众世俗生活的满足，以及其阶级身份的变化——就像我们曾在欧洲见过的那样，新教徒与旧式天主教徒基本是全然不同的阶级，直到天主教打不过就加入，承认自己与新教在世俗中只有平等地位而没有从属关系为止。它们一直有着极为不同的阶级基础，前者是资产者，后者是旧贵族和农奴。随着旧贵族被法国大革命击垮，残党被迫资产阶级化，教宗与教会的绝对权威也在事实上消失了：天主教也新教化了，它被迫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

一贯道则完全是属于中式资产阶级化地主的宗教，新社会的新人当然不需要它。可当我们重返旧社会，重拾旧生产关系之时，又怎能不重拾起一贯道的同类呢？要资本主义，就要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徒劳地试图只求取资本主义“好”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或者把一个明明是扎根在资本主义上的东西硬说成是“封建的”，都不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

李星按：本文作者陈体强，曾留学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教授法学，1950年随师生参与京郊土改。当时他还是一

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本文中，作者记录了许多见闻与感受，忠实地传递了一场社会革命带给人们，从农民、“老干部”到清华师生的思想震动。

他指出，阶级斗争迫使人们做出选择：

“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斗争形式，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

他发现阶级立场是一个真实可见的实际存在：

“地主是我们的死敌，不是我们击败他们，便是被他们击败。立场如没有把握稳，农民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站在谁一边，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就不会有朋友”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超阶级偏见：

“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

他也看到了许多被剥削的乡下人，跟他这个牛津毕业生一样，日常是充满偏见的，被麻痹、被玩弄：

“地主对我们好，没有地主谁给我们地种？”“贫富是前生修得的，不应当看人家有钱眼红”。……

乡村中这一套伦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毒品，并不是什么“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单纯服务于一个阶级利益的。

他也真实的记录了有经验的群众运动骨干，所谓“老干部”，是如何实际工作的。他看到，群众运动并非是一架预先编好程序的精密机

器，而往往是散乱的，甚至节奏迟缓的，不紧凑的，无计划的，但这就是群众斗争的特点。

最后，陈博士让人信服的说：

“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两字的真谛。“解放”必须是自求解放，靠别人来解放的人永远是不会获得解放的。”

陈体强后来一直在清华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他的思想，也许随着历史风雨，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在1950年，那个参加京郊土改的年轻人，毕竟是兴奋的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

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

陈体强

北京解放已经一年，这一年当中，我随着大家卷入了学习的热潮。在北京这人民首都的革命氛围中，任何人或多或少地总要有了若干进步，于是什么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也同许多人一样，能说出的一套。毛主席尝说，所谓知识份子没有斗争的知识，只能算个“半知识份子”。有时我心里想，这句话对我已经不适用了吧？这次参加了京郊土改，才恍然觉悟到我们这种知识份子不但斗争知识谈不到，连那一半的生产知识也都都很成问题。例如，水地同旱地的区别，白菜要进窖子，韭菜要进暖房，这一类的乡间常识在我都是闻所未闻。至于斗争的知识，更不用讲，一直是从书本中来，得有点模糊了。

过去学社会科学的人常常抱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各种理论不能用表演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这种看法并不十分正确，在土

改的大实验室中，社会科学的牛顿定律——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一条条都可以搬上去应用，而秋毫不爽地得到证明。在这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对于理论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且学会了怎样把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这当然不是说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土改便可以克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毛病，但是毫无疑问的，在土改当中这些毛病很尖锐地暴露出来，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缺点。从同老干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克服这些毛病的初步方法，可以作为日后自求进步的基础。

为什么在土改过程中许多毛病就会暴露出来？原因是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斗争形式，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

首先讲一讲立场问题。在土改中地主是我们的死敌，不是我们击败他们，便是被他们击败。立场如没有把握稳，农民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站在谁一边，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就不会有朋友，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失败。

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得容易，做起来并不太容易。知识分子受了“中庸之道”哲学的影响，往往怀着“君子不为己甚”的想法，认为应当同情弱者，不打落水狗。地主既已成了被统治的阶级，已经俯首贴耳接受土改，岂非是一个“弱者”，而应当获得我们的同情呢？我们在郑常庄（丰台府附近）住在一个大地主的房子。工作组同志把地主赶到后院破屋里，前面正院由我们占用。有一天半夜下大雪，天还未大亮的时候地主就起来到前院扫雪。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平生从来不作粗活，这样早起来扫雪，岂不是很可怜吗？郑常庄分果实的时候，地主刘文甫的骡子决定要没收，只留给他一个驴子。于是他就发动家里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同其他女人小孩到工作组去跪求，哭闹了半天，结果反被工作组同志训了一顿，连驴子也没收了。工作组同志怎会这样硬心肠，对于老弱妇孺的哭声，竟然无动于衷呢？这种想

法在许多同学的头脑中一定盘旋了很久。我们曾看见老干部对地主说话总是色厉词严，态度非常严厉，一部分同志觉得有点过火，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在检讨会中曾因此提出激烈的辩论。这种情形给了每一个人的立场一个严格的考验。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人很容易落入圈套而同情地主。他不会想到三千年来地主怎样欺压农民；他不会想到假如地主有能力反抗，或者有机会反抗，他会用什么手段对待清算他们的农民。我们只看到今天这个服服贴贴的老头子，但是农民看到的却是当年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我们如果是当年被地主霸占土地强奸妻女的农民，我们还会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吗？那是不会有的。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这种糊涂的超阶级思想，甚至于反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在这种尖锐斗争当中暴露出来，必须经过严格的反省才会把它克服下去。

其次，土改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阶级观点。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农民这样说：“地主对我们好，没有地主谁给我们地种？”“贫富是前生修得的，不应当看人家有钱眼红”。他们认为分人家的地是不道德的。有些农民同地主是本家或亲戚，他们往往用各种办法对地主加以庇护，甚至替地主“搭防空洞”，当狗腿。蒋家坟（属郑常庄）的地主姓林，村中姓林的居大半。这些姓林的结成一个集团，对地主颇多袒护，其他农民也就不肯多说话。乡村中这一套伦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毒品，并不是什么“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单纯服务于一个阶级利益的。平常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它的阶级性，以为是自古有之的“圣贤遗训”，可是在土改当中这种思想构成我们工作的有力阻碍，它的阶级意义才显露出来。

宗教的阶级性在土改中也获得了确实的证明。京郊流行着一种“一贯道”，在我们工作的西靛厂成了严重的问题。村中居民十之八九入了

道门。他们是一种秘密结社，内幕情形不大容易了解。道徒叩过头以后一切听从“坛主”指挥。“坛主”便是地主的化身，地主而兼坛主，便同时兼为精神与世俗两方面的主宰，农民便在他们愚弄之下听其摆布了。坛主不但对农民享受最高的控制力，并且还可以获到若干种物质的实惠。农民入教要交费，进香要交费，聚餐要交费，这些都成为地主的额外收入。入教以后必须吃素，因此地主如能劝诱雇农入道，在伙食费方面的计算也是很有利的。这样，地主很聪明地便可以达到一石击二鸟的目的。

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郑常庄的保长副保长，联保主任，区民代表都是由最大的地主们包办下来。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给了他们勾结反动政权的可能性，而政治上的势力，又能助长他们进一步作经济的及超经济的剥削。地主利用权势霸占财产妻女是很平常的事情。雇用工人不发工资，征工扣饷，征兵扣安家费，索免役费，吞没公款，侵吞救济物资……这一类事情在开会中经农民揭发者不胜枚举。岳家楼（属郑常庄）地主岳成山霸种公地四十年从不交租，后来干脆串通国民党地政局伪造了一张地契，算是由一个早已死去十多年的孙某“卖”给他的。国民党政权是官僚买办地主的结合物，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剥削上，在这次土改中很清楚可以看出来。

在土改中大家对于劳动观点有了更好的认识。过去虽然理智上已经否定了非劳动观点，但是在感情上多少还存留着一些残迹。这次土改中我们必须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地主应该打倒，那是因为他们不劳动。可是看看自己双手，这话怎能说出口？幸亏工作组张组长在群众大会上替我做了解释。他说：“别看这些同学们家里以前也许是地主，现在他们已经背叛了本阶级，而投降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了。学校先生们虽然不拔麦子不种地，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和我们一样有劳动力，所以是一家人。”这一段话使我们深深感到作劳动者的光荣。在土改中大家都在争取“劳动者”的头衔。“改口”、拾粪、捡柴、赶车、刈草只是

“附带劳动”，不算“劳动”。有些人虽然有“附带劳动”，但是没“主要劳动”，被认为不劳动，而划为地主。在乡下有劳动的扬眉吐气，无劳动的垂头丧气，扼要地说明这是劳动者的世界了。

在土改中最容易领会到的无疑是群众观点。整个土改工作基本上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一句话，土改工作就是群众路线最典型的应用。

要发动群众首先要和群众接近。这一关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就很难打破。刚开始工作，大家分头去农家访问。到了一家上去敲门就是一个难题。万一人家不欢迎，面子上不是很难看吗？有的同学要去敲门，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好几次之后，还是决定“先去别家看看”。这充分显示我们内心中有一点惧怕群众，就是在很小的地方都需要作坚强的自我斗争。

进了门，困难并没有解决，而是刚刚开始。谈什么？怎么谈？起初的时候，一进门便问：你们家里几口人？有几亩地？有没有劳动力？这一类法官问案式的问答，谈了几句便无话可说，只好兴辞而退了。后来向老干部学会了一套，进门先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今年白菜收成怎样”？这样谈起来就亲切得多，一块冰很快就溶化了。进行圆满的谈话不但要学会老乡们的辞汇，而且必须掌握着许多农村的资料，特别是本村的资料。谈话不仅是内容问题，更要紧的是感情问题。只有我们有了无产阶级感情，从心坎里感觉到同他们一致，他们才肯推心置腹地向我们倾吐心中的块垒。不是这样是不可能同他们打成一片的。

发动群众最困难之点是发动妇女。妇女是否解放是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解放的最可靠标志。我们工作组女同志少，妇女工作作得不够。当我们提出妇女应该参加开会的时候，村中就流传着八路要把妇女带走的谣言。因此每次开会总是六七十岁老太太来应卯。我们越强调要青年妇女来，他们越恐慌。对于组织青年他们也很怀疑，怕要拉去当

兵。这些疑虑费了很大气力也还不能十分彻底说服。

群众一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农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可以自觉自动地进行划阶级分果实的工作。只要发动得彻底，群众中最好的成分一定会出来，那是最靠得住不过。我们可以完全依靠他们，只需从旁协助，把握政策，纠正偏向，而行所无事了。这样才是农民自己翻身，政治觉悟才会提高，否则仅仅干部包办代替，农民不会认识自己的统治者的新地位。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两字的真谛。“解放”必须是自求解放，靠别人来解放的人永远是不会获得解放的。

最后谈一谈方法问题。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在两点上和老干部的看法有了距离。在下乡之前我们想象中的工作是紧张万分，口不停说，笔不停挥的。可是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迟缓的，有时感觉到缺乏计划性，不够紧凑，没有效率。老干部同志们总是说情况了解得不够，群众发动得不够，片会还要开，还要进行访问。我们有点不耐烦了，紧催着选农民代表。但是，一选出来，果然有了问题。有些代表成分没有调查清楚，有些同地富勾结，妇女没有起来，政策不够了解。农村的工作就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耐心的，急忙不得。我们带着城市的习惯同方法硬要在农村中实施，结果必然坏事。这暴露了我们的主观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还有我们时常喜欢讲原则讲法律条文，例如要占有多少土地才算地主的问题，我们总觉得应该定一个原则或标准。老干部同志们总说：“我们灵活运用吧”。我们喜欢提出许多假想的情况来分析，他们总说：“等遇到具体问题发生再说吧”。起初我们不很了解，认为他们头脑不够深刻，缺乏分析力。但是从经验中慢慢领会了。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总是很复杂的，任何先定的原则总不能够不多不少地恰好适用。只有掌握着大原则，其他原则必须就个别情形加以解决。

同老干部在一起生活工作对他们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工作是认

真的，而且愉快的，在工作本身中仿佛就可以找到无限的乐趣。他们彼此间那样坦白，那样诚挚，而我们同学间有时还闹些小意见争些小问题，相形之下显得多么猥琐，令人感到十分惭愧。有些同学在工作中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无疑要归功于老干部们给他们的影响。有一位同学过去不喜欢团体生活，这次回来后表现得非常积极，充当了班代表、班干事。有一天这位同学特地来找我，兴奋地告诉我：“方才收到工作组同志一封信，指出我许多缺点，现在我决心好好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在这位同学发生这样的事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正是土改对于每一个参加的人所发生的影响的指数。土改归来后，清华同学做了一次思想总结，由这总结中显然可以看出土改在每一个人思想进步过程中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思想教育中土改没有问题是收效最宏的一课。

一九五〇，三，二十九。

二 全慰天《土改中的学习》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842268>

录入者按：农民分地只用了四个小时就人人满意，这怕是海专精算学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有什么能耐去干这种脑力活呢？可实际上，不需要给他们抽象解释群众的活动机制，只要把这件事甩在他们脸上即足矣。工厂内的生产组织，与之又能相差多少呢？行政管理工作的又如何呢？

另外，实践上不信任群众的可不止这些人，天天说着群众是天才的人，也会这个在群众除生产工作以外最擅长的领域要求他们止步，把他们的权力缩减为投票、投票、再投票，提意见、提意见、再提意见，这大概是一种过渡时期特有的精神分裂症候。如果所谓“工作场所民主”也只有投票和提意见而已，那它就一定要复制它的镜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缺点——除非再向前一步，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农民们已经告诉过我们这样做的效果了，在四个小时一个村子的事实面前，一切有关“效率”“人性”的批评都显得苍白无力。

李星按：全慰天曾任清华大学社会系助教，后任人民大学的史学教授，长期研究近代经济史。他的这篇记录，比陈体强的上一篇，甚至更深刻些，虽然表面看来掺杂了不少“毛主席好英明啊！”“感谢毛主席啊！”之类套话。

在谈到土改期间的大众教育时，他指出：

在土改中作宣传教育工作时，我们又把这些文献中本来简要的内容更加简要地向群众说明，如：“地主是我们的敌人”、“中贫

农是一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中农坚决不动”、“毛主席是咱们大救星”等，无论在大会小会上，总得讲几遍。从土改工作开始到完成，几乎有机会便说。简明扼要的说，不惮重复的说。

不但如此，还要群众按阌分组开“片儿会”，大家讨论，大家说说。有点像旧私塾先生要学生背书的样子，背了一遍又一遍，不但顺背，而且倒背。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解释说：

“群众学习土改政策为了马上就要实践，硬是要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分到手的实践。为了防止在实践中发生偏向，铸成大错，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把政策学得烂熟。这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能儿戏”

被统治阶级对涉及财产关系、权力与管理等问题，通常是麻痹、回避的。用有关的具体纲领口号，即所谓“政策”，反复的刺激大众，正是为了引导群众进入到阶级斗争的领域，面对过去回避的，熟悉过去陌生的，思考过去默认为的。

在谈到农民如何迫使地主低头时，他指出：

农民情绪发展到高潮，一致大叫：“给我跪下来，向群众低头！”等到李大肚子的老婆跪下时，大家便又拍掌大笑，奚落她一番。又一次小组会上农民又瞧见了工作组老杨同志要李大肚子自己打了几耳光，并且低头，向大家九十度鞠躬。这些在农民看来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的确是翻了身，作了主人。

这样的尊卑颠倒，正是阶级社会日常秩序的颠覆。）

土改中的学习

全慰天

寒假开始，我随着首都若干大学师生参加京郊土改革命工作的热潮，也参加了丰台区的土改工作。一月廿七日出生，三月十日归来，前后一共在农村生活及工作了一个半月。这期间工作不算少，但学习得更多。尤其因为近年一向住在清华园里，明窗净几，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一张书桌，一本书，一管笔，有时甚至一杯清茶，一枝香烟的生活过久了，这回忽然走到农村，每件事物都引起我的新奇、兴趣与学习。我觉得这是我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假如我这时间内坐在图书馆看书，短期也许还可能觉得顶有心得，可是日子久了总会忘记干净。但我相信：这段土改生活留下的印象，将永远不会磨灭。

伟大革命力量的源泉

我以前把土地改革看得很简单，只是在经济上打倒地主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参加土改工作后，才对土改有比较全面丰富的认识。土改原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群众革命运动。这样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自然有如毛主席所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们刚到京郊岳各庄开始土改工作时，全村农民对我们的态度还不免有些生疏，甚至冷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毛主席、以及全国大革命的情形及其意义，认识是有，但很不深刻。但这情形由于一个多月结合土改展开的群众革命运动。包括：教育宣传、诉苦、划成分、唱革命歌曲、分果实等，已完全变了另一种面貌。农民在政治

上、经济上都翻了身，热烈拥护共产党，永远不忘毛主席。这是伟大革命力量的源泉。

以往农民受地主的压迫，从没扬眉吐气。王桂告诉我：“我们穷伙子从前在路上见了李大肚子，老远就叫李大爷，他却瞧也不一瞧，鼻孔里好像蚊子哼一声，就过去了。”魏青说：“李大肚子跟城内大官儿江朝宗有来往，是他干爹爹，咱们穷人怎么惹得他？只有活受气！”但这次土改中穷人翻身了。一次斗争大会上，小朱子大声向李大肚子说：“你那年丢一头骡子，诬我偷了。后来你在别处找到了，也不向我道歉。是不是我偷了？问你。你当保长后，又借故抓我去当兵，弄得我病了几个月？有这回事没有？”杨富贵也向金铠说：“租你十八亩地，交二十亩地的租子，交了九年。你还要老玉米豆儿一般大的租子。混蛋！”高宏奎接着嚷起来：“金铠放账，大秤进，小秤出。大家说，是不是有这回事？”农民情绪发展到高潮，一致大叫：“给我跪下来，向群众低头！等到李大肚子的老婆跪下时，大家便又拍掌大笑，奚落她一番。又一次小组会上农民又瞧见了工作组老杨同志要李大肚子自己打了几耳光，并且低头，向大家九十度鞠躬。这些在农民看来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的确是翻了身，作了主人。“谁领导农民翻身呢？”“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在每次大小会上，我们都这样结合实际情况来教育农民。这种结合实际行动的教育力量是伟大的。

在农民心中，“土地是命根子”，“没有土地便没有根底”。可是以前一般穷苦农民自己却没有或很少土地，不得不帮人做长工、打短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落一个光杆儿。”贫农春忙把自己很少的土地留给老婆儿女耕种，自己却上地富家出卖劳力。他们常设法买当天或者两三天的粮食。他们何曾不痴想“三亩园子五亩地，打井一眼在中间”，可是“想几亩地前世也想不到手”。但是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这次土改中，他们不但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而且分得了骡

马、大车及一般农具。既不出业价，又不必请中保吃饭，更不需提心吊胆，怕人耍笔头子，地未买得反惹一身麻烦。他们分到果实，笑逐颜开对我说：“老全同志！我这就好了！真是这就好了！”你为我拍掌，我为你跳跃，大家嚷成一团。后来杨老大娘和我话家常。她说：“坐在我那小破屋里，一眼就瞧见我分得的那两亩地儿。好种白菜，我要多使些粪。”她不自禁笑起来，头一偏，眼合成一条线，口边两道大括弧。“怎么能分得地的呢？……”我话未说完，她就连忙接着道：“那我要感谢毛主席！我要翻身不忘共产党！”

毛主席曾说：“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在土改中深深地懂得了这句名言。“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土地革命运动的直接与必然结果。反过来，“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中国这样大土地，这样多人口，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又这样强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迟早必定获得最后胜利，但究竟是非常艰巨的。要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任务，英明正确的领导必须与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相结合。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而相结合。从土改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必然产生出来无比强大的革命力量。这革命力量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军队，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赶走了帝国主义，进一步又创造了发展生产与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条件。因此，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什么是大众化教育？

发动群众是土改工作的第一步重要工作。这包括吐苦水，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宣传教育，使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土改政策有正确明白的认识。

我以前读过很多有关土改的文献，觉得内容都差不多，而且主要

文献只有很少几篇，非常简要。在土改中作宣传教育工作时，我们又把这些文献中本来简要的内容更加简要地向群众说明，如：“地主是我们的敌人”、“中贫农是一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中农坚决不动”、“毛主席是咱们大救星”等，无论在大会小会上，总得讲几遍。从土改工作开始到完成，几乎有机会便说。简明扼要的说，不惮重复的说。

不但如此，还要群众按团分组开“片儿会”，大家讨论，大家说说。有点像旧私塾先生要学生背书的样子，背了一遍又一遍，不但顺背，而且倒背。不但如此，还要把土改政策的内容编成歌词，教农民唱歌，从唱歌中学习土改政策。农民天天唱歌，歌唱熟了，土改政策也就学好了。

我对于这样的宣传教育工作起初感到不习惯。渐渐有一些体会：发现这就是大众化的教育与文化。最后并相信：这是必然如此的，这是真理。

革命就是实践。革命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理论。革命的政策更是规划实践的具体办法。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群众运动。要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旧的中国才能被打垮，新的中国才能建立。一个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如此。群众学习土改政策，不比听故事，重听一遍就感到没味道，一遍没听熟悉也没啥要紧。群众学习土改政策为了马上就要实践，硬是要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分到手的实践。为了防止在实践中发生偏向，铸成大错，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把政策学得烂熟。这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能儿戏。

基于上述理由：大众化的教育必然是：一、学习的内容要简明、扼要、具体。大众常从极简的口号中学习，而没有时间，短期内也无此能力来阅读那种无补于实际的大本书。二、不怕大量。由于大众一般文化水准不很高，而且不齐一，有的脑筋转得慢一点，所以要多说几遍。有关文献也不怕大量印发，因为需要的大众本身就是大量的。

与革命无关的一些大本头书籍，这样一个观点，那样一套说法，只能供旧社会中少数剥削有闲阶级“为学问而学问”之用，大量出版是不可能的。三、学习方式不限于阅读文字。尤其现在农村大众很少识字的情形下，要多用讲演、小组讨论及宣传等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唱歌更是比较大众化的形式。

这样明显的事理，现在看来，我在参加土改之前竟不曾在感情上有所认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土改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来推动的。凡斗争地主，订定成分，没收土地，分配果实等，只要把政策先讲明白，群众不但能做，而且一定做得很好。反之，如果由少数工作组同志包办，由于对全村情况不熟悉，结果自然要犯主观主义，错误百出。这叫做费力不讨好。

在一次订定成分的大会上，地主李大肚子不老实答话，还想搞鬼。“你民国三十五年全年总收入合计多少老玉米？”他起初答道：“四十担；”“不对！”“五十担；”“不对！”……一直到自报三百担，群众还是表示不对。最后李大肚子恼了：“五百担”；群众又一致嚷：“多了！混蛋！”李大肚子知道狡猾欺诈伎俩在群众面前无法施展，才老老实实低头自报：“三百五十担”；群众齐声说：“你为什么早不这样说？对了！”

又在一次分配土地和房屋的评议会上，群众根据各人自报的数目评议，有的减，有的加，有的完全不分给，四个钟头就搞好了。一百六十间房，一百八十多亩地，刚好分配给了急切需要的贫雇农。房有大小好坏，地有宽狭肥瘦，分配时都得加以注意。不像分梨子，平均一人一个那么简单。而且房屋与土地都有一定座落，不能随意搬动，为了照顾将来耕种土地的方便，必需使用一户所分得的地与房在地位上愈靠近愈好。这又增加了分配时的困难。总而言之，分配果实要公

平合理这一句话好说，真要做到这一地步却是不容易的。可是群众不用调查，不用表册，短时间内就把这一非常细致的任务胜利完成了。后来全村农民对这一分配结果，都表示满意，没有提别的意见。

从这些事实的教训中，我不能不相信一条真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凡事不走群众路线就办不好，依靠群众就一定轻而易举，事半功倍。世上只有群众是天才。

但这个真理我以前体会得并不深刻。我以前虽不相信胡适所说：中国农民大众都有贫、病、愚、弱四个特点，但总觉得农民大众种田也许是老手，干粗功夫也许很不错，既未读书，文化水准不高，凡有关动脑子，出主意，说说话的细致工作是不适宜的。推而广之，我多少有这个思想：有些事还是不能依靠群众来办，怕出错儿。这也就是对群众的智慧表示怀疑，而相信少数所谓有才能的人。这在现在看来，又是旧教育所给我的一个包袱。这包袱幸而在土改工作中丢掉了。

除上文三方面的学习之外，如阶级立场、党的领导、党的组织性以及一般农村情况等，我多多少少都有些感情上的认识。比如土改工作快结束时，我们和一位老干部小冀同志谈话，问他准备再到那儿去工作？答覆是听从组织调动。刚好区委会派人送信来了，派他即刻携带行李到北京市郊委会党员训练班当管理员。那时，他正抽着一管旱烟，只抽了两口，就起身，就收拾行李，就走。调动一个干部，比在铺店里买块肥皂还要快。这种党的组织性的表现，一时真教我感动。“革命怎么会不很快成功呵！”在场的人都有同感。

又比如岳各庄村的插花地很多。有些户一共不过种几亩地，可是分成许多小块。这一块，那一块，中间夹着别人的地几小块。还有些户的地一部分在外村，他们叫“飞地”。这种情形表明了封建土地制度的遗毒。这种情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好比打一眼井，照顾了这一块便不能照顾那一块。分送肥料，往来看管，都要增加许多不须有的麻烦。从这里又使我体会到了互助合作的迫切需要。

这些写来太零乱，还是到此打住吧！总之，我觉得我这一月半比我平常一月半学习的东西要多得多。我现在有这种感觉，正因为是我平常学习太少的原故。这应特别警惕自己。

三 汪瑄《我在土改中的学习》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9069312>

录入者按：相比前两篇，这篇其实水了一些……汪先生看到的，前两篇的作者也有目睹，而汪先生与他们相比却少了些东西——他未能以群众的眼睛去看社会（全篇大半都是我、我、我），因此也未能展示出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图式来（地主的阴谋，贫雇农的反击，他完全没写到，土改在它的笔下如同某种参与者干劲非常足的普通行政工作一样）。他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尽力为斗争一方服务的第三者，群众的心声对他来说还暂不存在。他以后的思想改造如何，我不清楚，只希望新一代投入这一事业的青年人，能克服这一弱点。

李星按：本文作者汪瑄，很可能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法学老师，后来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最早的一批博导，不知现在是否还健在了。

录入者的遗憾，我也能感受到。作者的套话较多，一看就是从各种学习材料上复制粘贴的。但这不等于说作者内心一定另有一套想法，他只是觉得重复“党的指示”，就是态度认真的表现。

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汪老师的思路，与21世纪中国当代左派的思路，是相通的，即：群众是党落实工作的工具，党要善于发挥群众的力量；身为党的一份子，“我”也要善于使用群众的力量。就是说，党和“我”都是劳动阶级外面的某种存在。这当然是阶级社会分工意识的体现，也是主流共产主义实践最终烟消云散的原因之一。

但能否说今天的左派，就是当年那个“党”的继承者？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客观的说，它早已膝下无人。就以本文来说，汪老师得出

结论，不能以为“读经典”就能让自己提高觉悟，一定要参与斗争实践。事实上，这个问题上，汪老师很可能也是复制粘贴了学习材料上的结论。

但今天的左派，要做到“参与实践”，那可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原因就在于，当年的“党”，以及那个下乡参与土改的年青法学家汪老师，是宏大群众斗争的一分子。他们的内在动力，言行的逻辑，都与阶级之间的战争直接相关。而今天的左派，远离任何社会斗争。他们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毫无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全胜时代的孝子贤孙。

我在土改中的学习

汪瑄

我这次参加京郊土改工作，虽然认识到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但是主要的动机却是为了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得一点经验。京郊区土改工作就领导方面说是异常坚强的，各土改工作组的同志大多是工农出身具有近十年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对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掌握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对于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在为时很短的土改工作中虽然在为人民服务方面说成绩极为有限，但在学习方面收获实在太大了。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自己许多缺点，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增加了不少的了解，使我在思想改造上提高了一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加土改工作的动机是为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主要是从个人出发，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识是不够明确的。在未下乡以前，我为了更易于和农民接触，虽曾特地换了一套服装，下乡以后又特别在小节上注意，譬如在农民家派饭的时候对于窝窝头咸菜绝不露出吃不惯的神色，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要显得关切，对于农家的小孩要乐于接近等等，自以为这样就算尽到能事了，所以在接近农民的时候遇到困难即觉得工作不容易做而有点灰心。看看老干部与农民相处的融洽无间，有如一家人一样，真是令人羡慕。后来经过深刻检讨才认识到与农民接近是不能抱着过去士大夫对于田园风味的欣赏态度的，专从技术上注意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熟悉农村情形，农民的风俗习惯，思想情况，以及他们的语言。因此，首先必须放下知识份子的臭架子真心诚意向农民当小学生，特别要提高对为人民服务的热诚，并且要做到毫无勉强的自然的程度。这样才会取得农民的信任，乐于与自己接近，所以接近群众时最要紧的不在细微末节，而在主观上的努力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古人说的“诚于中而行于外”，这个诚字是很要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主观上尽到能力便可不问客观上的效果（主观的动机与客观的效果是应该结合的），而是说若没有主观的认识，客观的效果是难得到的。例如初下乡时还保持着城内工作习惯，有时农民到工作组来，自己就不愿将正在做的工作放下来和农民接谈，有几次只是敷衍了几句或因为事情不接头甚至说“张组长不在你回头再来吧”。这种态度是很大的错误。老干部每次看见农民到工作组来，就是很亲切的招呼，不管怎样都要腾出工夫来接谈，直等到农民心满意足地回去。所以只要有一次交谈立刻就熟识了，又在工作组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较轻易的工作我很乐意去做，情绪很高；但对于较困难的工作就有点畏难，情绪不够高，如参加农民小组会，有的小组因为多系贫农阶级觉悟高，自己就愿意参加，有的小组因为多系半农半商成分，阶级觉悟不高，自己就畏难不愿参加，这种畏惧困难，避重就轻的态度，

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好表现的劣根性，也就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而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基本上是由于对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没有明确的认识，经过这次土改工作，我认识到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必要，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最后丢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

农民的高度劳动观点

过去我自以为是好劳动的，常常自己扫地，上街买菜买米，高兴的时候在住屋的周围开辟过一块花园和菜圃，虽不算躬耕，至少该算喜爱劳动的了。下乡以后在学习及正式划阶级的过程中我才了解了怎样才算是劳动，过去的骄傲变成了内心的汗愧，农民清楚地告诉我必须有四个月的时间从事农业的主要劳动（如耨地、收割）才能算是劳动。从这个标准来看，自己过去的劳动真是微不足道了。翻身后的农民常常说：“地主被打倒了，不用给地主交租子，以后土地是自己的，一定要好好劳动，多打一点粮食，才对得起帮助我们翻身的解放军和毛主席。”又在分果实的自报公议会上，很多贫雇农表示不要求土地，很多佃中农要求拿出一部份土地分给少地农民，他们认为土地虽然较少但以后是种自己的土地一定可以多生产，土地多了怕劳动不好会影响生产，这一方面表现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表示农民对劳动的重视，他们所最关心的不是要求更多数目的土地而是如何在土改后把生产搞好，并且相信在自己政府的号召下一定可以搞好生产。

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

在工作中，每天都有各种不同阶级的人到工作组来，从和他们不断的接触当中，渐渐体会到由于阶级的不同，他们抱着对土改不同的态度，贫雇农对土改的拥护是最坚决彻底的。中农是拥护土改，但存

有若干思想顾虑，担心提高成分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至于地富一般是反对土改，不过富农大多是采取观望态度，没有显著的反抗，地主则是坚决反对的，他们造谣恫吓，恶意破坏，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用尽一切方法阴谋破坏土改。从这种种不同的态度，我深刻了解了“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这句话的真理。

阶级斗争的事实在土改中也特别显著，从农民的诉苦我知道了许多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从地主的阴谋破坏，我看到了地主的顽强的反抗，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只有经过激烈的斗争即革命才能获得解决，任何调和、折衷、或改良主义的说法都是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烟幕，它的唯一目的只是维持反动阶级的统治。

从对于人的阶级性的理解，我觉悟到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的改造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为人的阶级性是由于人长期在社会生产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生活方式慢慢养成的，所以要改变原来的阶级性必须从生活着手，也必须是个长时间的过程，过去以为只要多读马列名著就能成为马列主义者，或只要下决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可以达到思想改造，现在觉得这是不正确的，要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决不是专靠熟读名著或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只有在长期的实际工作过程中，在与农工密切结合过程中，才能逐渐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没有参加过群众运动的人很难体会到群众的伟大力量，我过去虽然也学习了群众观点，但，对于群众力量的真正体会这还是第一次，土改中如划阶级没收分配等工作都是极为繁重的，若不依靠群众力量，专靠工作组的同志，必然会束手无策或犯主观主义的严重错误。譬如对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牲口及粮食等的调查，如果没有群众的

雪亮眼睛，一定会受地主蒙蔽而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对于地主的狡赖及其破坏阴谋，只有群众能够加以揭破使其向人民低头。即对农民本身来说，划阶级及分果实等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力量，工作组也是无法进行的。可是由于群众的伟大力量，划阶级及没收分配等极繁重的工作，在短短三星期内就顺利完成了。

在土改中我也深深体会到群众的智慧，例如在选举农民代表会的时候，关于选举方法根据群众意见采取了投豆的方法，由于大多数农民不识字，票选是不适合的，而举手的方法又碍于情面也不便采用，至于投豆的方法即由农民提出若干候选人，依次列坐于长凳上，在每人背后放一只空碗，投票人手持相当于应选人数的豆子，在其所欲选举的候选人背后碗内分别将豆投入，这方法既简便又秘密，充分发挥民主的精神，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对于群众的智慧确实觉得惊叹。

由于对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我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其了解群众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方法也就是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的，群众路线不外乎如何发挥群众的力量，善于领导的人就是知道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这一番深刻的体会，我认识到过去只是口头上走群众路线。我过去虽也常遇事征求别人的意见，但只是表示自己作风“民主”，别人的意见只作为“参考”，并没有予以适当尊重的诚意。这说明我过去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的伟大力量，不虚向群众学习，还是受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思想所支配，没有真正建立起群众观点。

以上只是叙述了我的主要的几点心得。总之，在土改中的收获实在是太丰富了；不仅学到了许多实际的知识，并且发现了自己许多严重的缺点，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经过土改以后，我觉得必须从头做起，土改中的丰富的收获一方面将我的思想从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同时为今后的思想改造指示出正确的方向。

四 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5367736>

录入者按：革命后如何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用反共分子喜欢的方式来说，如何“改造人性”，本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

“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剥削本身即为罪过，这个浅显的道理，对于视剥削为理所当然的人来说，却要经过困难的思想斗争才能理解。

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和上一个类似，相比别人吃了什么，农村土改的斗争生活还有千百件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心，本不该工作组内闲扯的情况，这动机就只好解释为找安慰或找优越感了。

群众斗争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从缩手缩脚，到放心地跟着群众一起或哭或笑：这就是革命思想与革命群众的结合过程。

李星按：袁方是解放前的主流社会学家陈达的学生。袁方在解放初积极参与过社会改造运动，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8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本文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敏锐观察了几种类型的土改干部，他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把这些人分为工农干部，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干部。从现在来看，本质上是：工农出身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一类人；在革命的风口上参与进来了，但思想上对社会革命抱有一定距离的人；受过较多教育而融入阶级斗争的人。有意识的促进这三类人的互相促进、及时分化，在21世纪也是一个现实话题。

在文章中，袁方很是生动地勾画了一位“知识分子工农化干部”的瞬间：

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炕上，蒙头就睡。

哈哈哈哈哈啊 太可爱了~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

袁方

一

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有十二位同志：五位老干部，七位新干部。老干部中，三位是工农出身的，内中有一位是女同志，一位是工

作组的组长，他们都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里长大的，参加过多次的土改工作，实际的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两位是知识份子工农化的，他们早背叛了原来的地主阶级，投降到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老区参加过革命工作。

七位新干部，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其中有两位女同学，三位男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土改的。在老干部领导下，一方面学习经验；一方面也是自我改造。他们一向过的书本中的生活，和现实的社会，隔膜得很。有人说着笑话：土改的土字，要是下边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土改是可以改造知识份子的。这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最好的场合。因之，七位知识份子，只能说是准工农化的干部。

老干部照顾新干部，是非常热诚的，表现出高度的阶级友爱。在共同的革命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工作、吃饭、扯谈、睡眠、以及开生活检讨会，总之，一切活动，都是不分彼此的互相帮助，共同参预的。大家在工作里结合得非常融洽，我们十二个人，好像一个人，彼此见了面热诚的从心坎上流露出同志的称呼，工作组里，只要一听到同志两个字，真是再亲切不过了。

二

工农的、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我们工作组的三种成分，这三种成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典型。

三位工农干部的生活方式，明显的自成一个格局，红润的脸色，内心和外表的一致，爽直的语言，喜悦的笑声，“说实话办实事”的作风，坦白、真诚而又战斗的性格。个人间，容有不同，全面看完全是和谐的。思想、行为、态度、言语和表情、人生观，无论出现在哪一种场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这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常说的无产

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

在斗争地富阶级的群众大会上，工农干部看地富阶级，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说：“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喝穷人的血汗为生的。所有的地主都是坏蛋！”因之，他们自始至终，扳起严肃的憎恨的脸孔，战斗的姿态，子弹式的腔调，镇压眼前的剥削阶级。

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老干部的战斗的姿态，群众的愤怒的情绪，丧家之犬的地富们的颓丧，就流露出怜悯的感情。一个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干部说：“我第一次参加土改时也是如此。”准工农化的干部，每一个人都多少有这一种感情；而且他们还很快的联想到自己的阶级出身，想到家里人也有这么一天，不由得痛心起来，怀疑起来。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会上说：“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

新干部，在外表上虽是穿上干部服装；可是他们的头脑里，还深深的埋伏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干部服装掩饰不了他们原来的阶级特征。

在阶级敌人的前面，老干部的立场是坚定的，斗争是彻底的；准工农化的干部是动摇的，斗争是温和的。

开会和处理实际问题，同样可以看出新旧干部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以群众关系来说，老干部和群众好像鱼和水一样；新干部和群众，好像油和水显得不大调和。

在群众的会议中，老干部一点也不觉得疲劳，集精会神的注意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归纳综合成为共同的意见。群众有什么要求，他们有同样的要求。他们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老干部说：这就是群众观点。不但依靠群众，而且信任群众，老干部笑，群众跟着笑；群众的痛苦也就是老干部的痛苦，他们和群众痛痒相关，休戚与共。

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说着农民自己的语言，通过具体情况发

现问题，按照具体情况处理问题，很少教条和理论，实事求是，经验是行动的指南。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在发现问题，掌握会场的时候，和工农干部的观点与方法相同，同样的在群众场面有忍耐倾听意见和综合各种的修养。只是在报告时多少带一些书本上的名词，比较的严肃比较的有时间观念，不像工农干部随便扯谈，穿插群众熟悉的笑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他们在会议的进行中，有时，看一看表，怕会议拖得太长，工农干部，就很少有这个习惯。

准工农化的干部，在每次的会议里，总感觉得疲劳轰炸，常常看表，显出焦急的神色，看问题和处理问题，不是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就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总带着怀疑的态度，超阶级的观点，非常的浓厚，好比老干部看农会的会员，首先要搞清楚对象是个什么成分，抽象的农民是不存在的；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农会会员，同样的都是农民，正是因为老干部首先要辨别农民的成分，是雇农、贫农、中农？敌我友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因之他们掌握会场时，不是抽象的开会；而是在会议中发现各种不同成分的意见，了解不同的情况，会议里就存在着客观的规律，不忍耐，当然不能掌握。准工农化的干部，抽象的看问题，抽象的看农民，加上主观和怀疑的态度，因之客观的情况，常常和自己的兴趣对立起来。在漫长的会议里，他们是孤立的，浮在群众上面的，没有和群众息息相关，会议当然成了他们的负担。

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似乎又成为一种典型，在斗地富阶级时，与工农干部一样的坚定和彻底，只是生活习惯上多少有些两样，介乎工农的和准工农化的干部中间，好比我们的组长，每天晚餐后，习惯的歌唱一番，或者拉一拉二胡，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高声的“骂一声，蒋介石，你不是人也作人，打不倒蒋匪不回家门，”或者唱着：“地主吃的鸡鱼肉，穷人吃的菜窝窝头，”唱毕把二胡一挂，倒在炕上，蒙

头就睡。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的脸色，就没有工农的开朗，显得严肃。工作余暇，往往倒在坑上沉思。准工农化的干部，总是小圈子主义，几个人在一块儿，搬弄一些名词术语，开开玩笑或是想入非非；有的拉长脸孔，显然是在闹情绪了。

工农干部和老乡们的感情是结合在一起的，老乡们来到工作组，老干部总是愉快的热诚的招待他们，家里人一样的，没有丝毫客套；可是新干部和老乡们总有距离，有时觉得他们来了，内心上有些不习惯，情绪上有些不调和。

工农干部看到窝窝头，有喜悦的颜色，尽管一碗油少盐多的白菜，还是大嚼得津津有味，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同样过得惯这种生活，只是用膳的习惯稍有不同，正如工农干部说的“是那么慢吞吞的”，“没有咱们嚼得痛快，”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看到窝窝头，愁眉苦脸，半个要吃上半天。

我们工作组，请了一个炊事长同志，替我们做饭，我们吃了一个多月的窝窝头和白菜。工农干部没有一点怨言，一提到说就想到人民的血汗，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面有难色，准工农化的干部，那就认为是在吃苦了，后来我们停伙了，在农民家里“派饭”，贫苦农民吃什么，工农干部就吃什么，压根儿没有比一般老乡们吃得要高人一等的意思，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有时还开一开玩笑的说：“你要我上你家吃饭，是不是今天做一顿包饺子呢！”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吃一顿饺子，不过他们的意思里，多少还希望有一顿好的。至于准工农化的干部，内心就全然想碰上一家可以吃一顿米饭或是烙饼；而且常常在派饭后，来一次汇报：“同志，你今天吃得如何？”“吃得如何？”就包含了“比一比好坏”的高人一等的念头。

三

从生活细节中，观察和比较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存在上述不同的三种生活方式。工农干部和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老干部和准工农化的干部，有很多地方是种类上的不同了。老干部的生活方式在在都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表现，新干部还深带着原有的阶级特性，例如对地主的怜悯，以及抽象的看问题，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种类上的分别。

尽管工农干部，表面看起来有些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土包子”气，知识份子可别看不起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是可以提高的。他们在掌握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念过大本头的书，可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和群众的关系，好像水与鱼，这是知识份子很难做到的。知识份子口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得也许比工农干部漂亮得多；可是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手足无措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有的知识份子在行动上简直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可是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好的说明。

知识份子的文化，如果不能结合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人民的血汗上那是一种装饰，一种剥削的象征。工农看知识份子是“文明人”，“文明人”就是不切合实际。我们从工农干部的身上，看到了新型知识份子的远景。从准工农化的干部，知识份子工农化的干部，到工农干部，看出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只有坚决的背叛原有的阶级，坚决的投降到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四

我们的工作组是一个大的熔铁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在这里逐渐的开始熔化、淘汰，一个多月的土改工作，新干

部清楚的认识了自己改造的道路，而且有形和无形的在蜕变。准工农化的干部中有一位女同志剪掉了辫子，她说剪辫子就是表示否定过去女性的虚荣。其他的同志都多少发现了自己原有的阶级特征，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发现错误，就是一种进步。

五 史国衡《土改动员前后》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0766447>

录入者按：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是经济解放，但远远不止于经济解放。试图局限于经济斗争，却忽视被剥削者在斗争中精神的重塑，以及由此产生的颠覆政治与社会等级的要求——这对废除经济的剥削有惊人的助力——结果就难免如青年干部们初到村里一样，一事无成。

与本书第二篇《土改中的学习》(全慰天)中的描写非常类似，在群众大会上，地主的恶行被一一揭露出来，如丧家之犬一样对群众低头。在这种时候，群众所谓“固有的奴性”便烟消云散了。就连底层中的底层，贫农妇女也俨然以主人自居：

“去年这时候，你不肯开条子让我们进城，你反而把我们的财产，一车车运走，现在我们作了主，可不能饶你啦。”

李星按：本文作者史国衡，清华大学毕业，解放时在清华社会学系当老师。本文与全书其他章节的内容，有些重复，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点：

1. 所谓北平围城期间，就是辽沈战役后期，傅作义部龟缩市区的时期。文中的只言片语，可见虽然解放军千门大炮指着城内的蒋军，但解放军身后的农村，地主还在，根据地的所谓基层政权，不乏地主的代言人。于是，解决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武力之后，革命政府用鼓励群众行动的方式，逐步打掉农村的旧有产者及其政治影响。为何不能甩开农村的劳动者，用解放军去解决地主？因为统治秩序与它维护的

阶级利益交织在一起，革命政府必须反映某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悬在空中。仅仅依靠解放军打掉地主，谁得利？是被剥削的农民，还是新生的地主？既然在1949年的历史上下文中，革命政权被推着往社会革命的方向走，它就必须选择维护农村劳动者的利益。

2. 前面的章节有农民怒斥试图辩解的地主婆“不许说话！”的场面，据说在一些读者那里引发不适。本章节又出现了类似场面：

（地主）刘润山的女人几番起来要为她的丈夫强辩，都被群众的怒吼压服了，“没有你的说话权，滚出去！”

嗯……

土改动员前后

史国衡

若是不参加这次京郊土改工作，一定还不能理解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是会在农民中掀起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群众运动的。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的人，总觉得中国的农民是生来愚昧、无能、自私、不团结，是不配作主人的，更说不上自己解放自己。过去听到老解放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农民大众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因而更壮大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多少还觉得是种奇迹，将信将疑。奇迹也罢，现在它却已经涌现在我们的京郊了。起初只是从报章杂志的报道，从一些干部同志的口中，听得了许许多多关于京郊农民在土改中的优良表现，而这一次却更亲身从这类表现中认识了农民大众的卓越本质，更认识了为什么农民是无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最主要

最可靠的同盟军。

从这次土改，我们认识了，农民在未发动的时候，现得沉着镇定，他们懂得从你的实际行动里，看出你是不是真心为人民。空洞无当的宣传，不切合实际情况的鼓吹允诺，打动不了他们稳重的心情。农民一经发动起来，他们又表现得坦直爽快，热忱而坚决，斗争性强，做事认真，并且很知道照顾群众的共同利益，到必要时肯作自我牺牲。

我们初到广安门外一个行政村里做土改，对于土地革命的全面性和农民群众的伟大潜力的了解是不够深切的。总以为土地改革只不过是单纯调剂多少亩土地给贫苦农民，如果可资调剂的土地不多，或农民土地要求不大，就无从发动群众。而未认识到土改是把反封建、反恶霸、反贪污结为一体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里，农民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思想和感情上有个总解放总翻身。不认清这一点，群众是很不容易发动起来的。

在初期接近群众的一个阶段，我们无论是到老乡家里去作个别访问，抑在片会，或大会里进行讨论，总是爱讲一套土地革命的大道理，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想单纯从分配土地这一点上去推动农民，因而农民对我们的反应不佳，甚至有的贫雇农表示，他们没有土地要求。我们还带着几分急躁病的知识份子，看到农民这样不够亲切热忱，并且他们有人存着几分疑虑和戒惧，有话不肯直说，于是感到受了冷落，思想上不免动摇起来了，大家怀疑着，“群众解放”到底是不是一句空话。

因此，在开始一个星期里，每天晚间大家向工作组组长李同志作口头汇报时，总有各种不同的怨语“老李同志，真伤脑筋，老乡们不肯反映状况，他们总是说，他们穷忙，平时不串门，人家地多地少，做人是好是歹，都说不上。”“老李同志，怎么办？老乡们没有土地要求，他们有人说，就是分得三五亩地，反而累得他们不便出门卖工。”这怎么是好呢？反映情况吧，群众并未向我们靠拢，有话不肯说；以

分配土地来号召吧，他们却表示并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感到惶惑了，于是逐渐灰心，有点闹情绪，还有人觉得实在推动不了，干不下去，想中途向学校退却。

我们的组长李来生同志，是参加革命将近十年的一个青年干部，有经验，能分析。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大家的情况反映，肯定地说道：“天下没有不仇恨地主不需要土地的农民，这村里，农民对我们冷落，对土改不热心，恐怕是在思想上有某些顾虑。我们还得深入地了解情况，看出问题的主要环节是什么。”于是我们又分散出去作了几天调查研究，再把情况汇集起来，得到了下面一个分析，第一是农民尚不了解土改政策，也不求了解。第二是因为上次评粮不太公平合理，他们不信任街干部，因之也不信任我们。第三是地主恶霸在村里还有潜势力，农民还不敢放胆。但问题的中心环节还是对干部的不信任，因而怀疑土改，因之地主恶霸才有机可乘。情况闹清楚了，我们布置工作。

群众是可以积极的，不过首先要他们信任干部，肯说话，敢说话，并进一步来督促干部。因而我们决定从清算公粮做起，先突破这一点，然后发动反贪污、反恶霸地主，来配合全面土改工作，不能孤立地搞土改，尤其要结合各别农民的具体情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首先，工作组的人员和街干部一齐下乡，挨户访问，向老乡们解释公粮评议的偏向，向他们认错，要求他们提意见，不公的再算，多算了的退回。在几日清查担当中，农民看到干部是在认真做，是结合群众搞工作，于是他们大为感动，大家都说：“过去国民党派了苛捐杂税，谁敢哼一声，现在我们只上一次公粮，还这样左清查右清查，这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啦。”老李同志在一个群众大会上特别强调，只有群众认真督促干部，干部才会好。它又说服街干部以后要永远本着这次清粮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要在土改里把一切群众工作更向上提高一步。

果然，就在这个清算公粮运动的期间，每晚从各片工作会来的同

志，都兴奋万状地报告他们连续发现了积极份子。过去不肯说话的老乡，已经在开始诉苦，提意见、提要求了。有的老乡表示过去所以不敢说话，是怕消息传到地主那里，他们日后吃亏。有的认为工作组未必做得出什么事，说了也是枉然。还有人看到阎长勾结地主，不明白我们是会包容阎长还是靠近农民。因为对工作组的顾虑打消了，于是各片都涌现了积极份子，再由他们分别带动了周围的群众，很快地农民代表大会就产生出来了。

在农代会成立那个晚上，就有群众提出特务头马保长在北京围城期间，运走了人民的一百多袋配给面粉，要求清除贪污。有人说这是未领得配给面粉的人的私事，让他们自己去办交涉吧，积极分子在会场里站起来说话了：“反贪污是大家的事，现在土改了，大家要齐心，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在反贪污大会里，把贪污犯提到群众面前，起初他还百般抵赖。一个农民上去，向大会数出他拉走面粉的时间、路线和脚夫的姓名，贪污犯心服口服地低了头，承认请保图赔。最后还有几个老大娘上前去教训这个贪污犯：“去年这时候，你不肯开条子让我们进城，你反而把我们的财产，一车车运走，现在我们作了主，可不能饶你啦。”

接着在调查土地工作里，果然发现了两个阎长替地主通消息。在片会里群众很激烈地向他们提出意见，要他们退出农会小组，夺去他们要求土地的权利，甚至有人提议驱逐他们出境。还是工作组向群众进行劝解，不要操之过激。地主李老虎恫吓农民：“土改后，看谁敢种我的地！”保长张世明曾派人去质问一个农民代表：“是什么人报告我有多少产业？”恶霸地主刘润山知道群众对他的反映太坏，打算一溜了事。群众要求斗争，都自动搜集这些人的多少条罪状。在一个非正式的斗争会里，把他们叫到群众面前，要他们当众坦白悔过。坦白不够程度，受过他们压迫的苦主又一个接一个地自动上台，诉苦诉冤。刘润山的女人几番起来要为她的丈夫强辩，都被群众的怒吼压服了，

“没有你的说话权，滚出去！”

群众动了，已经自动地在进行斗争，而且每经一次斗争，他们的认识和情绪就提高了一步。随后我们每到一家，那一片的男女老小都一齐围上前来，说长道短，谁家有多少土地，多少收入，劳动不劳动，以及解放前三年的情形怎样，几天的工夫，一切都反映得清清楚楚。所以能够迅速而又正确地划阶级，连着出了两榜。两榜后，农代会的常委就完全担负了没收、丈量和调剂土地的工作，并且迅速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正式的农会成立了，还有积极分子申请入团入党。

回顾这次土改，农民对我们工作同志，从冷落疑虑到密切靠拢；对土改活动，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而且从他们当中产生了带头份子，担负起重要的工作任务。这种过程，充分说明了农民群众，基本上不仅有反抗封建剥削进行土改运动的要求，而且是充分具有解放自己和团结创造的气魄与能力的。推动土改的关键，是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忠心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肯虚心向人民学习，用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

六 冯友兰《音乐在土改中的功用》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9809613>

录入者按：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群众的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日常娱乐活动与政治生活的界限极大地模糊了。开会唱歌，在我们的印象中早已成为徒具形式的惩罚性活动，在当时却是青年农民的重要娱乐，甚至仅凭这个就提高了他们参会的积极程度。群众参与政治的基础就在于此：政治成为生活必要的部分，不但是客观的不可缺少，也是主观的情感依赖。

回到文章本身，音乐，或者再广些，文艺作品，在启发阶级意识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呢？作者的评语已经足够：

“其鼓动的力量，胜讲多少次剩余价值的理论。”

李星按：本文作者冯友兰，就不必介绍了吧！音乐在社会斗争里的作用，本文写的很生动。尤其是娶了老婆之后的快乐，真是很羡慕。在1950年，专业音乐人听了阶级斗争积极分子自己的歌，惊呼“一个音乐创作的高潮要到了”~

21世纪的音乐创作高潮，快点来啊~

音乐在土改中的功用

冯友兰

我这次参加京郊土改工作，才真了解音乐在群众中的功用。当然在乡下所谓音乐就只限于唱歌。

土改主要是靠农民自己去作。我们所参加的土改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启发并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向他们讲明土改政策。等到他们有了阶级觉悟，组织起来，有了积极分子领导，并且了解了政策以后，事情大部分就是由他们自己办了。

要想叫农民有阶级觉悟，并了解土改政策，当然须要向他们讲。土改工作组作这种工作，很像学校里面上大课。先讲，讲了以后小组讨论，讨论后测验。除此之外，还有唱歌。在土改工作中，唱歌是很重要的工作。大多数的会，在开会前后都要唱歌。农民很喜欢唱，尤其是青年。青年们听说要唱歌，来的早也来的齐。在卢沟桥工作组印过几回歌辞。每次印的都是供不应求。多数的农民先不会唱，到后来多数会唱。还有会打拍子的，指挥歌唱，还有的人唱时闭目摇头，看着是深得其味兴到神来的样子。先时工作组的干部于开会时教唱，到后来开会时农民闹着叫某某干部唱，某某干部反而害羞不好意思唱。

所唱的歌词，有着重在提高阶级意识的，有着重在阐明政策的，也有着重在描写农民翻身的快乐的。政策理论，有时讲不通，一唱歌就通了。不但通了，而且情绪高涨。往往会场沉闷，一唱歌，就马上情形不同。以前总有人以为这种有高度政治性的歌，必是如以前讲道学的诗辞，或是如甚么歌诀之类，只是一种便于记诵的韵语。这种看法，是由没有身临其境，不能够知道这些歌辞，所能引起的情感。其实这些歌辞，是真代表农民的真情实感，所以能够有以上所说的效用。

我所参加的这一工作组，在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及卢沟桥，所常教的几个歌，有些是已经普遍流行的，有些是专为京郊的土地政策作的。“谁养活谁”是一个已经普遍流行的歌词。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下唱这个歌词，与在启发农民阶级的觉悟会上，唱这个歌词，效果大不相同。这个歌词是：

谁养活谁呀，
大家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
大家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
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
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
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

大家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
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屋，全是咱们下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
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
房子高又宽。

谁养活谁呀，
大家想一想。
创造了世界，
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着，生活不能少一样。
不是咱送上粮，
地主早已饿断肠。
到底谁养活谁，
不用仔细想。

这歌从衣食住三方面，指出地主不劳动，而坐享其成。在正进行土改的情形下，农民一唱，在情感上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其鼓动的力量，胜讲多少次剩余价值的理论。

另外一个歌是宣传京郊土改政策的。歌词是（打骨牌调）：

上级呀传下来，土改要展开。
咱们大家要把农会开。
工作要竞赛呀咳。

哎咳哎咳哟，工作要竞赛呀咳。

地主，富农，富农是半封建。

消灭封建半封建，

穷人把身翻呀咳。

哎咳哎咳哟，穷人把身翻呀咳。

贫雇，中农，是一家人咳。

咱们的敌人是地主哇，

齐心打倒他呀咳。

哎咳哎咳哟，彻底打倒他呀咳。

没收，地主，全部地呀咳。

没收了土地归国有哇，

农民有使用权呀咳。

哎咳哎咳哟，农民有使用权呀咳。

（注）本段谓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归国有。农民有使用权。

征收，富农，出租地呀咳。

原耕不动中贫农，

所有权归国有呀咳。

哎咳哎咳哟，农民有使用权呀咳。

（注）本段谓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中农雇贫土地不动。

地主，富农，高利贷呀咳。

坚决把他来废除哇，

中农老规矩呀咳。

哎咳哎咳哟，中农老规矩呀咳。

（注）本段谓废除地主及富农之高利贷。中农贷款，则仍照老规矩办理。

土地呀，使用证，拿在咱手中。

开个大会真高兴啊，

男女老少都欢迎。

哎咳哎咳哟，农民拍手笑盈盈。

挖穷根，栽富根，翻身不忘解放军。

共产党领导把身翻，

毛主席是个领头人。

哎咳哎咳哟，

毛主席是个指南针。

另外一歌，是歌唱分胜利果实的。歌词是（东方红调）：

行政村，自然村，

全体农民一家人。

土改必须团结紧，

呼儿咳呀，

防止地特坏良心。

分果实，要公平。

首先雇农贫农。

自报公议来复评，

呼儿咳呀，

翻身果实拿手中。
分到了地，分到了房。
翻身不忘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把身翻，
呼儿咳呀，
大家拥护共产党。
分到了车，分到了马。
骡马大车赶回家。
好好把他喂养起，
呼儿咳呀，
生产致富发了家。
分到了锄，分到了耨，
分到了四齿和犁仗。
农具用到生产上，
呼儿咳呀，
努力生产喜洋洋。

还有翻身小调，因为已经普遍流行，歌词不必写了。另一歌，用翻身小调的谱子，写农民先因穷，不能娶妻。翻身后，娶了妻的快乐，歌词是：

骡驼（人名）今年三十八，
哎咳呦，一个两三。
半辈子光棍没有成家。
半辈子光棍没有成家。
新娶的媳妇就下地呀，
我去种地她送茶。

哪哈一呼呀呼咳，
新娶的媳妇就下地呀，
我去种地她送茶。
哪哈一呼呀呼咳。

三十八岁没有娶妻的人，于分得土地农具房子后，忽然有了媳妇，一个种地，一个送茶，何等快乐。

末了，我再抄一首农民自己作的歌。这是张仪村农民代表会主席作的，他并不是识字。歌用孟姜女寻夫调。词是：

春季到来百花开，
农民会从此组织起来。
组织成农民会有了力量，
农民的事情有了安排。

夏季到来雨连绵，
茂盛的禾苗满平原。
同志们工作要努力，
增加了生产支援前线。

秋季到来五谷收，
解放区的人民乐无忧。
共产党纯粹是为的人民，
到将来一定能解放全球。

冬季到来冷清清，
全中国各地庆祝太平。
农民无事准备把秧歌扭，

眉开眼笑乐融融。

据说张仪村的农民，会作歌的，很有几个人。这位主席说：他自己作的歌，就可以唱一天。我们回到清华以后，唱了这些歌与在校的同人听。有位同事说：真的一个音乐高潮快到了。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七 程厚之《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2324640>

录入者按：本篇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土改的详细流程（这在本书中是第一次出现），也从中得出了不少的经验。录入者细读后感触不少，逐条说明：

一、政治觉悟与阶级出身并非绝对一致的，但仍然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的土改工作组》展现的那样，非工人、贫雇农出身，因受过教育而投向革命的人，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期地磨炼，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才有可能彻底转变自己的立场。而在建国后土地改革这一急需用人的事务中，等待学生们、中农们思想的改造是不现实的，因此必然要优先提拔经济地位与地富直接对立的一批人——完全无地、领工资为生的农业工人，以及租种地富土地、按年交租子的贫农。

二、地富被叫到大会上自报财产，是不是多余的呢？毕竟在他们自报之前，群众早已把他们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完全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开始划阶级和分配工作的，如果有误，在发出榜单之后也是可以变更的。

不，不是这样。把地富放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评断乃至批判，固然有最终确认调研结果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破除地富在农民中的精神权威，让群众意识到他们由以前掌握最高暴力机关的统治者，变成了现国家机器与现统治阶级——自己——的敌人，也是弱势的一方。之后就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论是还乡团与特务的血腥报复，

还是旧社会必不可少的征兵、劳役，都不再是威胁了。

三、分地的时候有人多地少的现象，教授、学生们就担心争抢。这也是统治阶级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穷人必然是贪婪懒惰的，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仅靠泥腿子们不可能组织生产，而是会如同强盗分赃一样一哄而上。在此时他们与蒋帮的区别暂时止于情感偏向的不同。而革命后自发秩序的建立速度远超任何人想象。

四、在片儿会和群众大会上，群众最初有顾及地富面子的现象。而随着斗争的深入，所谓人情社会——即“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被打得粉碎。农民开始敢于尖锐批判地富，更有坚决至此者：

有的农民过去和地主富农有私人关系的，现在都一刀两断了；
有的农民认为地主富农是恩人的，现在视为仇敌了。

正要如此。不割断旧社会的剥削压迫关系，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

李星按：程厚之是2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后来参与过“乡村自治”，在蒋党体制内混过，解放战争时期又跑去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用现在的话说，老社会人儿了。解放后，他曾任民盟在辽宁的负责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本文是他在解放初写的，与本书其他作者相比，程某人的字里行间近乎无懈可击，反而让我捕捉到几分“跟上新时代、见鬼说鬼话”的文人生存术气息。虽然这个判断没什么证据，但李星这些年来铁口直断的次数多了去了，再多一次也无妨。如果说错了，提前给程老师道个歉。

无论如何，本文写得认真，对了解土改斗争颇有参考价值。值得

指出的是，1949年革命的一大特征，是以占了上风的武力为后盾，推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迫使失去国家外壳的有产阶级后退、瓦解，让工农劳动者付出的代价较小。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

程厚之

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我们华大政治研究所第一班毕业同学七十余人，从学校出发，到了京郊第十六区青龙桥，参加土改工作，前后在乡间工作了一个月，三月九日回校。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和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从工作实践中把思想提高了一大步，向农民大众学习了许多新的事物。土改工作对我们说虽然是生疏的，但是我们自始至终即以兴奋愉悦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工作，终于胜利的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这一群甫经改造的知识份子，固然获益不浅，对于新区即将展开的土改工作，也有参考的价值，本了这种意义，特把这一段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作一个概要的介绍。

一 土改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我们的工作地区是北京西郊（第十六区）青龙桥行政村，它的位置就在万寿山和玉泉山之间，他包括了青龙桥、后营、镶红旗、功德寺、六间房、槐树居、四槐居七个自然村，居民七六七户，人口三三八九口，土地二八九〇亩余（包括稻地六三九亩，园地二八七亩，水

浇地一五三亩，旱地一八〇七亩，余为杂地）。大部份土地，和好的土地，都在地主富农手里，（稻地全部为地主所有，旱地约十分之五六为地主富农所有），但是地主富农只十几户，中农一一六户，雇贫农一四八户，其余为商贩、工人、贫民，约有四百余户，这就是青龙桥行政村的自然情况。从这个自然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村子的特点：第一是社会的组织成份，不是纯粹的农业社会，非农业户多于农业户。其次在农业户中，雇贫农最多，中农次之，地主富农最少，而土地的占有，则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再有一个特点，就是京西郊的稻地一部份在这个区域里面，稻地工人是平时受剥削受压迫最厉害的。这几个特点，在这次土改中都发生了相当的作用。

整个的土改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加强农会的组织；第二个阶段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三是分配果实，解放生产，使耕者有其田。最后，还要建党、建团、建政，以树立领导的核心，巩固土改的胜利，继续进行大生产运动。

（一）宣传政策，发动群众

这一段工作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工作。因为在土改以前，农村社会，为封建势力统治了数千年，劳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很低，他们虽然被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不能生活，他们是不自觉的，他们在那种旧制度下面生活久了，把吃苦受罪，认成了“命该如此”，把土地看成了地主的专有物，把自己看成了依靠地主吃饭的奴隶。同时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不敢和地主阶级来对抗，所以进行土改以前，必须先把土改政策对农民详细的宣传讲解，通过了具体教育工作，把农民的一般政治觉悟提高，使他们体会到劳动创造一切的真意义，使他们明白农民是怎样穷的，地主富农是怎样富的，到底是谁养活谁，以及几千年来残酷的剥削制度非打破不可的道理。这好多实际问题，用讲话、唱歌、诉苦、话家常的种种方式，作充分的宣传教

育，使农民在思想意识上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知道了自己要翻身，非和地主富农斗争不可；因此，启发了他们潜在的阶级仇恨，在精神上有了斗争的准备和要求。再进而把土改的法规，详细的教育他们，使他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担负起土改的任务来。

在宣传教育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发现积极份子，培养积极份子，把他们选拔出来，培养起来，作农会的骨干。这种骨干必须注意其阶级本质，一定要是贫雇农，否则阶级立场不坚定，在工作中会发生摇摆。青龙桥的土改工作能够很快的胜利完成，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以六十几个稻地工人作农会的骨干。这是我们到青龙桥以前，土改工作组打下的良好基础。发现了积极份子，还要好好的培养他们成为优良的干部。培养的方法，要先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根据他的情况，分别加以适当的教育。经过多次分别指导，使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便于为群众所选中。渐渐的使他独立工作，干部则从旁辅助之。这样一面教育了他自己，也教育了群众。把积极份子培养成熟了，便组织农民代表会，作为执行土改任务的权力机关。在组织中，同时必须注意妇女的发动与组织。因为他们在土改工作中的力量是同样的伟大，甚而有时超过男性农民。

（二）划分阶级

划分阶级，包括四个程序，就是：“调查研究”，“小组酝酿”，“自报公议”，“两榜定案”。这些工作，主要的靠群众自己动手，工作组的干部和我们华大的土改工作队，都居于协助指导的地位。

（1）调查研究——主要靠农民群众自行调查，他们是本地人，并且多半是在地主富农家里做活的，当然知道的很清楚，他们一方面调查，我们也从各方面了解，几方面调查印证，真实的情况，没有了解不清的。

（2）小组酝酿——全青龙桥行政村，按照地区，分为东西两片。调查工作进行的相当成熟了，随时召开片儿会，在片儿会上又可以按

阡分成小组，把调查的材料，反复的对照、讨论，把地主富农的人口、土地、劳动力、粮食、农具、牲畜、房屋等弄得很清楚，由群众根据“有多少，好不好，怎样搞”这个生动有力的口号，作判别阶级成分的酝酿。小组的酝酿工作最要紧，酝酿的不够，就开大会划分阶级，一定会发生错误。在小组酝酿时，要注意民主集中制的运用。片儿会上各小组分别开会，每个农民都可以充分的自由发表意见，每小组把意见统一了，立刻汇报，再把各小组的意见统一起来，作为全体的意见。我们看到民主集中制在农民群众这样运用起来，非常简便而有效，比较知识份子开会自由散漫的情况，真不可同日语。

（3）自报公议——小组酝酿成熟，就举行群众大会，叫地主富农到会自报公议。“自报”的时候，先报人口，再报地亩，其次报劳动力，最后自报阶级成分。“公议”就是群众对地主富农每报一项的时候，就评断他报的对不对。地主富农自报的时候，多半是不老实的，狡猾隐瞒，东闪西躲，但是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报对了，当然通得过，报不对，群众就不客气的指斥他，直到报确实了为止。这是一种“说理斗争”，农民完全以事实和真理来把地主富农说服，不论如何凶狠奸猾的地主富农，在群众面前，总要低下头去认错，狡赖不过去的。地主把阶级成分报定以后，还要把粮食、农具、牲口、房屋报出来，以便处理。最后还要群众对他提意见，也就是群众任何人都可以把地主富农过去剥削人压迫人的种种罪恶，当众揭露，叫他低头认罪。在这个大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农民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也发挥出来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尖锐的斗争。这个大会不仅应当看作土改工作的一个重要程序，而且是具深厚的政治意义与教育意义的革命活动。农民群众非经过这种斗争，体会不出自己真正翻了身，也激发不出来与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

（4）两榜定案——自报公议、划分阶级以后，就出第一榜，把地主、富农的姓名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出去。第一榜公布后，如地主富农

仍不认可，可以在五日内向郊区委员会提出意见。郊区委员会在这期间，对第一榜加以审核。核定以后，再发第二榜，即成定案。青龙桥行政村第一榜划定了地主富农共二十六名，到出第二榜的时候，有五人变更了成分。

（三）分配果实

在划分阶级工作告一段落后，分配果实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这个准备工作，主要的有三项：第一是调查分配果实所需要的各项材料；第二是为了分配果实进行顺利，对农业户及非农业户分别进行说服教育；第三是酝酿分配，作实行分配的准备。准备工作中的调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于地主富农没收、征收的土地等，应有适当的研究与控制，对于农业户与非农业户的情况，更应有正确的了解。说服教育工作，我们正确的掌握着几个原则：（1）地少人多，多要不如少要，少要不如不要；（2）顾及生产，种多不如种少，种少不如种好；（3）启发非农业户不要地，将来在工业方面找出路；（4）启发积极分子起带头作用，少要地或不要地。青龙桥分配果实工作进行的很顺利，主要原因，是靠了说服教育。

分配土地的时候，要照顾到产量多少，与距离远近，适应于使用者的情况。分配下来没有发生剩余过多或不够分配的现象。在分配的时候，仍然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使要地的人自报，在片儿会上公议。由于事先的说服教育工作做的好，群众都不多争地，不争好地，没有发生过争执或纠纷。而分配的对象，首先是雇农贫农，其次是贫苦的军属，这也是群众公议出来的原则。至于非农业户，则全不要地，即令是贫民，也是如此，真令人感到群众是大公无私的。

（四）建党，建团，建政

在土改工作过程中，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发现并培养了积极分子，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把封建地主阶级打倒了。为了把这个基础巩固下来，为了保持并发扬这一胜利的果实，青龙桥行政村于土

改工作将近完成时，把党团建立起来，作领导团结革命力量的中心；把村政府改组，使村行政建立在新的社会基础上面。这些工作，实在与土改工作是分不开的。

最初，农民对于入党入团是有相当顾虑的，他们对党团的了解不够，有的认为参加组织，便要去当兵，有的怕开会和工作耽误了自己的生产，后来经过工作组和我们一再宣传解释，他们的思想打通了，要求参加党团的情绪很高，多数积极份子都愿意做一个光荣的团员或党员。

党员团员的吸收，事先都经过群众提意见，评品质，村长更是通过群众的酝酿，民主的选举，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既然都是群众中有众望的人，将来必能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党员团员的出身，多半属于劳动农民阶级，立场明确，品质纯粹，在土改过程中表现出积极负责，大公无私的精神。新任村长韦永才就是最积极的一个贫农。青龙桥的领导力量，今后已稳固的掌握在劳动农民手中，大生产运动紧跟着土改运动就要展开，翻了身的农民，前途有无限的光明！

二 土改工作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我们在土改工作中所得的经验

我们这次参加土改的任务，虽然胜利完成了，但在每个工作阶段中，我们都遭遇许多困难，也走了不少弯曲的道路。但是困难终于克服了，弯曲的道路终于走通了。从这里，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的经验。

（1）在宣传土改政策，发动农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而阶级觉悟最敏锐的是那些雇贫农。因此农民群众的组织，必然要把基础放在劳动贫苦的雇贫农身上。在青龙桥有六十几个稻地工人（雇农）作了农会骨干，土改工作才得胜利完成。

（2）对于积极份子的发现与培养，在整个土改工作中是极关重要

的。我们调查正确的材料，推进各项工作，差不多都是首先依靠积极份子。不过我们在发现积极份子中应注意到他的出身成份。非雇贫农出身的人，每有企图投机假装积极的，我们在培养积极份子时，要有耐性，有方法，不能急切从事。在工作中要使他能够独立负责，干部从旁辅助。要在群众面前提高他的威信，表扬他的优点。

(3) 对于中农和非农业户的团结工作是非常要紧的。在青龙桥，最初因为没有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中农多半怀着恐惧心理，非农业户则抱着观望态度，后来由于事实证明了政府对于中农的保护政策，由于教育，说服了非农业户的“事不关己”的错误心理，他们便积极的参加了土改，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4) 群众的阶级觉悟，只有在斗争生活中才会提高，在片儿会上或划阶级的大会上，群众最初或顾情面，或怕报复，发言不普遍，也欠热烈。后来经我们亲入群众间，多方的鼓励启发，情况骤然间就不同了。他们对地主富农渐能尖锐的提意见，讲道理，斗争的情绪，便大大的提高了。

(5) 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事先酝酿是一切会议的必要准备。不论划阶级，分果实，没有精确的调查研究，简直是做不通；不论开片儿会，开群众大会，事先的酝酿不够，会也是开不出好结果来。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曾经犯过错误，曾经走过弯曲路，才得到这个经验。

(6) 在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时，不要为感情所左右，作了群众的尾巴。而在领导群众，掌握群众时，又不要犯“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官僚作风，这是干部同志在做群众工作时，所要时刻注意的。我们华大土改工作队和土改工作组，在工作中也或多或少的犯了这类的错误，都随时检查出来，克服掉了。

(二) 我们在思想意识上所得的教训

我们在政治研究所学习了十来个月，我们学习了一大套马列主义的理论，每个人也都下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所以我们对于参加此次

土改工作，都认为我们新生命中第一个新任务。每个人都认定这是我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学习联系群众的一种锻炼，谁也不愿意放弃这一个机会，谁的精神也都十分愉快。知识份子常犯的毛病，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好搬教条脱离实际。这些是我们去参加土改之前，都深深警惕的。可是我们在工作中仍不免有若干偏差，我们感到这次参加土改，不仅在生活上给我们许多的体验，在思想意识上，更发生了若干较大的转变，得了很可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一般知识份子，都是重要的：

（1）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困苦生活，彻底消除了个人残余的享受观念和剥削思想——在学校里，我们吃的是大中灶之间的伙食，有时还感到不大满意。下乡后，我们为了适应环境，降低了伙食水准，觉得这也许与农民的生活情况相距不远了。想不到一般农民的生活情况，苦无法形容。翟吉荣的母亲告诉我们说：“想起吃海藻的滋味就要呕吐”；赵海对我们说：“为救一家的饥饿，只好吃河草”。另外我们到处看到老乡们拿着冰冷的窝窝头啃，连一片咸菜都没有，热汤更没有得喝。在过旧年的时候，很有几家没有举火。他们住的屋子，睡的炕，穿的衣服，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破烂、污秽，然而他们在土改中政治觉悟提高了。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贫困的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贪污政府的搜刮产生的结果。因此他们激发了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他们翻身，衷心的爱戴拥护，对于土改工作热烈的参加，看作比自己的生活还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到了乡间，看到了这一切，我们从内心里发生一种愧悔之感。就是我们知识份子，过去讲求享受，不劳而得的剥削思想，真是可耻可恨，到了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和伟大，把我们残余的享受观念，剥削思想，一扫而空。

（2）我们在和农民大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中认识了怎样联系群众，怎样结合群众的道理——在乡下工作，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必

须和农民打成一片。如何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呢？这里面蕴藏着一个感情问题，彼此没有情感，就不能真正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在思想情绪和生活习惯上不免与农民有些距离，加以彼此语言有时不习惯或全不懂，便更妨碍了双方情感的接近。最初我们走到老乡家里，态度总不大自然，讲话也很勉强，这种情形延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我们主观的努力，和农民基本上对政府的信任，更重要的由于阶级立场的相同，大家的情感，很快的便结合起来了。我们为了打通和农民情感接近的障碍，就每日分组访问各户，了解各户，我们和老乡们一同坐在炕上或共同坐在地下，谈谈风土习惯，谈谈家常国事，我们的态度再不勉强了，他们也了解了我们真是来帮他们翻身的，他们有什么疑难问题，我们不倦不休的为他们解释，在精神上我们无形中成为了他们的依靠。他们谈到过去的生活，不自主的向我们诉苦，诉到伤心处，往往泣不成声。马玉芳说她三年前身怀六甲，因为购买日俘的破烂，被国民党宪兵打得死去活来，连奶头都打肿了。另一位农民孙禄，淌着眼泪向我们说，他因为劝国民党的军队吃他的黄瓜不要连蔓子拉下来，结果所有的黄瓜便一起被拉坏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讲述的很多，就连他们自己的家私，也提出来向我们谈，要我们替他拿主意。我们离开青龙桥回校的时候，他们男女老幼，自动的集合起来欢送我们，热烈的扭着秧歌，不放我们的车子开快，临别时还招着手向我们高呼：“你们什么时候再来？”这种阶级的热爱，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我们现在认识了知识份子对劳动大众的联系与结合，只有放下臭架子，忠实的为他们服务的条件下，才会做的到。不如此，阶级的友爱不会发生，两方面是无法接近的。

（3）农民阶级立场坚定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的阶级立场也更坚定起来——农民受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使他们的生活困苦到极点，使他们的思想也受了牢固的束缚。“谁养活谁”的问题，（究竟

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在一般农民思想里面，便是一个很费解的问题。有的认为地主给他们地种，他们才能生活；有的认为某人虽是地主，但他并不剥削农民。这些错误的思想，虽然极为有害，但是因为他们究竟是受剥削受压迫者，稍经教育启发，便很快的觉悟了。农民一经觉悟，他们的立场便非常的坚定。我们看见在划阶级大会上，农民对地主富农尖锐的提出意见，揭发其隐私，那种既正确又严厉的言辞态度，看了真令人感动。有的农民过去和地主富农有私人关系的，现在都一刀两断了；有的农民认为地主富农是恩人的，现在视为仇敌了。大家对富农张文升（是解放后攒（注：疑为钻，即鑽）空子的村干）划阶级时几度要打，都被干部制止住了；对前农会书记赵云亭被划分为农业资本家后，立刻把他免了职。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敌我分明的认识，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在斗争过程中，我们教育农民，农民更教育了我们。知识份子参加革命，最易犯左右摇摆，最易犯温情主义，我们这次由于参加土改，加深了我们的阶级意识，由于接近农民，坚定了我们的阶级立场，我们看到地主富农，虽然衣履整洁，但意识上总觉得他是一个肮脏东西，在划阶级成分时，我们的情感，溶化在农民的情感中；在分果实时，虽然我们执行着正确的政策为地主留地，但是意识里总希望给地主少留些，给他一些报复。这种思想意识的活动，在过去我们是少有的，但在今天，却非常强烈了！

（4）在土改中我们确实认识了劳动大众的智慧是高超的，力量是伟大的，知识份子应该好好的向劳动大众学习——知识份子，一向是看不起劳动农民的，认为他们愚昧无知，只能出笨力，不能办事。在这次土改中，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一经觉醒，一经组织起来，力量是无比的伟大，而智慧也相当高超。青龙桥行政村的农民代表会的几个代表如周容、章永才、崔玉珍、赵容等，他们不仅办事努力负责，主持片儿会和群众大会，掌握会场，把握原则，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误。妇

女在工作中也表现出积极不懈的精神与坚定不移的态度，如贫妇马玉芳，劳动英雄张张氏，妇女会组长赵淑琴、马淑琴等等，对于土改工作昼夜奔忙，始终不懈。我们了解情况，调查材料，非依靠群众是没有办法的，在酝酿分果实的时候，我们参加片儿会，准备着应付两个大问题，一个怕他们争着要地，一个怕得不到地的闹情绪。不料想这都是我们知识份子用自己自私自利的眼光来看农民，完全错误了。他们在片儿会上不虚伪，不迟疑的都争着表示不多要地，或不要地，而把地多分给有耕作能力没有土地的雇贫农和生活困苦的军属。尤其令人称奇的，他们都很深刻的认识了土改政策和目的，在解放农业生产力，在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他们都能主张留给地主以相当数目的土地，自己宁可不要或少要。这与地主富农的偏狭自私真是一个强烈的对照。有一个贫农焦玉珍只种了一亩地，他不要地，我单独到他家劝他要两亩，他词严义正的拒绝了我的劝告。他说他除去种地外，还可以在粮食市上当称手，弄几个行佣，如果多要两亩地，别人就少了两亩，这叫做“损人不利己”，所以他坚决的不要。他的几句话，真使我对他肃然起敬。在片儿会上酝酿划阶级，分果实，以至于讨论党团员的品质，酝酿村长候选人，群众的表现，没有一件事不是大公无私。正确恰当的。他们辨别问题，也是精到仔细，一点不马虎，结果总是很正确。这一切一切，使我们都从内心里发出一样的呼声：“我们应该向农民大众学习！”

三 结语

土地改革的政策，在理论上我们早有认识，经过这次亲身参加土改工作的考验与锻炼，一方面更坚定了我们对于土改的信心，一方面更巩固了我们思想改造的基础。这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最可宝贵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土改是一个有力的因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土改仍然是基石。广大的新解放区，土改工作就要展开，大量的知识份子，应该争取参加的集会。献身革命，改造自己，这是一个最正确的途径！

一九五〇，三，三十，于华大政治研究所。

八 冯法祀《土改工作思想总结报告提要》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2591859>

录入者按：打完这八千多字的报告的时候，脑袋里浮现出的第一个词是“又臭又长”，它让录入者想起了自己不知所云的八千字论文——全篇都在重复着显而易见的道理，并且不是有技巧地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思，而是生硬粗暴地复读，坚持认为读者、听众感觉不到。查了一下本文作者的背景果然不出所料，五七年被开，和谐年代声名鹊起——当然，录入者对此类事情毫无了解毫无证据，只是作个没来由的猜想。

说回报告本身。纯复读马列的部分，录入者为了保护读者的眼睛就不去复述第四第五遍了；以前几篇文献已有的经验，也不再复述。但对下乡学生的观察，倒是有一个地方值得重点强调。

诸如跟风下乡、为干大事下乡、为体验生活下乡的自然不必说；为了增强自己的能力下乡，或者为了考验自己而下乡，用心自然很好，但请读者留意，这用报告者的话（也是当时惯用的说法）来说，是没有主人翁意识；换一个更清楚的说法就是，尚未“认识到革命的到来无法避免，以及认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总起义的一份子”。这一点认识非常，非常重要。

李星按：录入者对本篇报告有点反感，对报告人也不太恭敬。确实，这篇报告的内容与本书前面的内容，有些重复了，在讲道理的部分，也显得干巴巴。但我觉得，这篇报告起码说的并没什么问题。

冯法祀，安徽人，中央大学毕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思想开始

左倾。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八路军，后去重庆参与救亡文艺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参与了反抗蒋党的群众运动，并有相关绘画问世。解放后，他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绘画系主任，参与北京师生的下乡土改活动。在本书的诸位作者里，冯同志显然思想基础更系统扎实，他的报告也体现了这一点，即没那么多激情，但说的有条有理。

值得注意的几点：

解放初，北京高校的学生对赤色分子的印象，并非都很正面，有疑虑和反感者是很多的。冯同志记录了某学生的印象“赤党骗人，其实杀人放火”。同时，也有很多排斥蒋党的学生，对革命力量接管后，学校里继续存在“党机关”很不理解，难免有“换汤不换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想法。这两种思想，本质上都属于一般大众在被动状态下的反应，根子不在思想，而在被统治者的消极处境。参与阶级斗争，确实会打破这种被动消极，是大众理解社会改造的必要前提。

本报告提到学生在土改中的作为与转变，在其他人的文字中已有体现，就不点评了。

土改工作思想总结报告提要

冯法祀

这个报告，是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土改工作大队西南两区区队部全体负责同志，根据全体参加土改工作之师生思想总结而作，由冯法祀先生报告，何鏊同学记录。

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在我们未谈思想总结之前，我们必须肯定我们的工作成绩。我们

参加了这次京郊土改工作，不但增加了工作的力量，推动了工作的迅速完成，而且是胜利的完成了任务。

我们今天只做思想总结，并不是轻视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成绩，而且应当明白的指出，我们的一切思想方面的收获，正是因为我们深入了工作，一切为了工作，而由工作中的成绩中提炼而来的。我们今天做这个思想总结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收获，巩固我们的一切成果，使其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上，在以后的工作上能得到更好的发扬，以便收到更有利于革命的效果。

其次，应当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成绩之所以能胜利的完成任务，是因为：第一、是由于我们人民政府、共产党的政策、以及郊委、区委及工作组同志的领导的正确。第二、是因为我们下乡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我们下乡之前，柴泽民同志给我们做了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认真的学习了土改政策。我们的院长，罗公柳同志，胡一川同志，王朝闻同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有关土改工作各方面的报告。第三、是因为我们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第四、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土改工作本身，也就是这个火热的革命斗争，及群众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示。

在未谈收获之前，先谈一谈我们参加土改的动机。这样，不但会更有力的来说明我们的收获，使我们认识我们是从怎样一个思想基础上进步的，进步到何种程度，而且更会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

我们参加土改的动机，一般的说，是好的，是热情积极的。例如二年级学生主动要求参加，有的先生和同学，不顾腰痛，有病，也都参加了工作，这些表现都是好的。但是，是不是热情、积极就都是好的，在思想中就没有问题了呢？根据大家自己的总结，我们看到下面几种思想情况：

（一）参加土改，是为了去体验生活，是一种旁观的、收集材料

的态度。是为了去“参观参观，学习学习”，是为了“对自己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是“暂时”去参加革命。

（二）为了好奇心，为了兴趣，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去觉得遗憾”，是去“看戏”的。是为了“换换生活口味”的。

（三）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想“一到工作岗位就干出呱呱叫的事来”。

（四）为了面子问题，虽然怕到乡下吃苦，可是“自己若不去参加土改于面子不好看，别人回来都进步了，自己不进步多丢脸！”所以硬着头皮去了。也有的是为了学校的规定，不得不去。对土改本身就缺乏正确认识，心想：“学生去了，起不了什么作用”，“土改有什么可改的？不就是分分地就完了吗？”

上面这些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思想中有很大大毛病，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土改的意义和作用了解不够，没有认识。经过实际工作的教育，基本上已都克服了，批判了。下面还有两种：

（一）去参加土改，是为了改造自己。改造自己为了工作，是好的，但为了改造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基本上还是从个人出发的。

（二）是为了去考验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否坚定。

这两种动机，是积极的，在工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扬。然而仍然是片面的，不是主人翁态度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动机是正确的呢？如果这样说，也是不正确的。真正以主人翁的态度，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者的态度，胜任而且愉快的，不是觉得矛盾的而认为工作和学习是紧密结合的，抱了这样的动机去参加土改工作，是有的，不过是少数的。

那些不正确的动机是从那里来的呢？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还有少数商业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这就是说，这些思想是从自己

的出身阶级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的非无产阶级教养的影响所造成。

这些错误的、片面的想法，基本上是和土改的精神相背的，因此对土改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不认识土改是“阶级斗争”。相信知识创造世界，英雄创造历史。或对革命有不合实际的幻想，以为土改是一天到晚喊口号的。

我们怎样才批判了这些思想呢？土改工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的过程。有位同学说：“我下去本来是为了画画的。但土改就是战场，我被迫参加了战斗。”这句话，一则说明了他的被动性，同时也就说明，土改工作以它对地主阶级的坚决的斗争，启示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服从了真理而批判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我们在哪些方面提高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看到底收获在哪些方面吧。

一、增强了阶级观点，认识了“阶级”。

土改本身，是一个阶级斗争。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组织起来，和压迫剥削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未参加土改之前，我们对“阶级斗争”、“剥削”、“阶级”没有正确的真实的认识。但在工作当中，我们看见了地主，看见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亲身参加了“划阶级”，参加了“诉苦大会”、“斗争大会”，参加了“没收胜利果实”、“分配胜利果实”，以及许多真实的血泪的故事，为我们分析了一切，解剖了一切。因此我们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出身阶级，认识了自己的家庭。

有的同学 in 总结中这样说：“过去我以为，我家虽是地主，但并不剥削人。”

有的说：“地主也不都是坏人，难道农民就没有坏人吗？”

这种想法，很显然的，是抹糊了阶级，把土改视为善恶的斗争，贫富的斗争。

有的同学觉得，工作组同志对地主太厉害了。这种思想感情粗看起来，是很“人道的”，然而实质上，是对地主阶级的同情，抹糊了自己应有的阶级立场。

还有的同学觉得，乡下的地主比城里的地主穷，北方的地主比南方的地主穷，觉得北京的地主比天津的中农还穷，“为什么还要划为斗争的对象呢？”

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农民代表会，突然来了一个苦老头子，满脸皱纹，而工作组同志对他说话却非常不客气，觉得工作组同志“太没有情感”了。

有的地主，表面上是很穷，比叫花子还惨，很“可怜”；然而了解情况之后，这个叫花子似的苦老头子，却是头号的大地主。

有的地主很风雅，也弄弄什么琴诗书画之类，于是有人对之很欣赏。

这些思想、感情、态度，正是由于非无产阶级——剥削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教养所造成的。这种教养，使我们不认识阶级的存在。只看到被斗争的个人，只看到被斗争的个人的表面，什么“穷”“善”之类，不认识被斗争的对象的残酷剥削的本质，不认识被斗争的对象是一个阶级的存在。因此产生了同情或近乎庇护的思想感情。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思想感情对于斗争只能是起破坏作用，削弱力量的。因此在各人的总结中，批判了这种思想感情。认识了地主阶级的残酷、狡猾、伪装。过去认为“敌人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之类，而现在却认识到，敌人是阶级敌人，而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正是一切反动敌人的基础和温床。

有位同学在下乡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对他说：“你去参加土改，可不要得罪地主啊！”还有位同学在工作中接到家里的来信，知道家里已被划为地主阶级。我们这两位同学是怎样表现的呢？不但“得罪了地主”，而且斗争很坚决。后一位同学接到信之后，立刻给家里去信，叫

家里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好好劳动改造自己。这些表现，正是增强了阶级观点的表现。有的同学的家庭被斗争了，以前觉得过左，现在不但不觉得过左，而且肯定的说，地主阶级是必须消灭的。还有的同学说，愿意主动改造自己的家庭，使父亲参加革命工作。

这些表现，就十足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经过了土改工作，不但认识了土改是“阶级斗争”，认识了“阶级”，认识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反过来，使我们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家庭和家庭出身，而批判了它，批判了过去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一步稳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巩固了革命的人生观。我们说，我们的第一个大收获，是增强了阶级观点，因为只有正确的阶级的观点，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才是一切的基础。

下面，就谈一谈我们因为有了比较正确的阶级观点之后，对于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批判了“温情主义”，或者说是“人道主义”。

“温情主义”的感情与我们应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是对立的，而且是起破坏作用的。

听说有位别的学校的同学，在划阶级大会上看见一个富农诉苦（？）流眼泪，这位同学也跟着流起眼泪来了。同样在我们同学之间，也有近似这样的情形，在划阶级大会上问地主：“您贵姓？”

我们都知道，划阶级成分，就是分清敌我，是一个很重大的斗争。上面那两种情形，若说是感情丰富倒不如说是无情，因为正中地主下怀，助长了地主的气焰，削弱了斗争的气焰。这就十足说明，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对“阶级感情”是有很多问题的。

有位同学对一个六十多岁的地主老太婆很可怜，觉得对她太苛刻了。还有同学过去觉得党团员都是没有感情的，这样的实例，都对我们是很好的警惕。所谓“感情”、“温情”、“人道”都有它一定的阶级性一定的革命性，和一定的战斗性。若想对这些东西有所正确的认识，

必须要有正确的阶级观点，否则我们就无法彻底理解。

（二）批判了“个人英雄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有很多种表现。风头主义，爱表现自己，闹独立性。想在工作中露两手，想自己掌握一个“片儿会”¹（注一），工作组同志若来，觉得是瞧不起他，监视他。自己搞自己的一片儿，别的片儿好坏不管。若说成绩，就属他那片儿最好。觉得自己有一套，工作组同志若参加意见，就不太舒服，瞧不起干部。这种思想，就常产生本位主义思想。

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两面。前一种就是瞧不起群众，说起话来就“我们学生，你们农民”。觉得自己有知识，高人一头。后一种就是觉得自己是可以干的，但干起来怕丢人。人家干，总是不满意；人家不干，瞧不起人家。若叫他干，他又说不成，想尽办法来推辞。看人家是一身毛病，背后牢骚很多，但他自己却常常只是牢骚者，意见家。有位同学看见一个工作组女同志教群众唱歌，觉得她嗓音很难听，但群众几次要求他，他却说不会唱歌。

官僚作风，包办代替，恩赐观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在个人英雄主义之中。有位同学做分农具的工作没做好，群众有了反应。这反应对他觉得是一个打击。于是在分粮食的时候，就故意少分给那有反应的群众。在群众面前，觉得“我是来解放你们的”，若群众反应冷淡，就觉得群众落后。觉得“我的嗓子都讲哑了，脚也跑出泡来了，我也不拿薪水，也不是包干制，而你们还不领情，胡提意见”，于是一甩袖子，“老子不干了！”

（三）批判了“自由主义”：

提到自由主义，我们立刻会想到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生活作风，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事前不请示，研究，事后不报告，不检讨。在

¹（原注一）片儿会：农民在土改斗争中按片儿组成的小组会。

团结问题的表现上，是当面一团和气，嘻嘻哈哈，背后呢？却意见很多，牢骚很多。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就是对自己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常听见这样一句话：“这件事若出了毛病，我一个人负责好了！”没想到他一个人负责，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若出了毛病，损失的是工作，是群众。

个人出发，兴趣出发。分配工作，要求自己觉得合适的村子。土改内容少的村子不愿去，因为不能丰富的体验生活。人家开会，他画速写。给群众讲“从猿到人”，讲“从猿到人”是好的，但群众是否听得懂，他不管。到了村子里，总开个斗争大会，心里真想看看斗争大会的热烈场面，但群众没有这样的要求，心里就有的不舒服，不过瘾。

在大家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温情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及“自由主义”与一定的阶级观点、阶级立场有着如何重大的关系。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立场，我们在工作的作风上，处理问题以及对问题的看法上，就有偏差，就有错误。

同时，我们还认识一点，就是“温情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及“自由主义”这三个东西，并不是绝对孤立分开的，而是常常互相结合而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卑感之中，就存在了许多自由主义成分。

如果说，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首先决定于一定的阶级观点与阶级立场的；那么，我们在总结中，能批判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是在阶级观点方面增强了。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同时批判了自己的家庭，这就是阶级观点增强的具体表现。

二、第二个大收获，就是在“群众观点”方面的收获。

提到群众观点，我们知道，也是和阶级观点分不开的。群众观点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所独有的，是有着一定的阶级性的。我们若不能认清地主阶级，不能批判自己的出身阶级，我们亦将无法认识群众，也就无法获得正确的群众观点。

有很多同学把群众路线问题只视为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实质上，它是个思想问题，是决定于一定群众观点的，

有的同学，走积极份子路线。有的同学走落后或个别群众路线。将积极份子的意见，将落后或个别的群众的意见当做意见。相反的，不依靠群众，也不依靠积极份子，一个人包办代替。走在群众前面，或做群众的尾巴，就不是群众路线。在总结中我们看到，如对群众联系不够，对村干部的教育不够、没有主动接近群众，或一团和气的，嘻嘻哈哈的接近群众，不了解情况，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不给群众解决问题。这些检讨出来的东西，就说明我们对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认识不够；同时，我们能检讨出来，认识了这些错误，也就正是群众观点的提高。区里对工作的布置，工作组同志的群众路线的积极作风，我们在区里参加的工作组同志的鉴定，那些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对人民负责的认真的态度，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

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这四种观点是结合在一起，缺一不可的，否则就只能是片面的。

三、因为有了比较正确的阶级观点，因此我们在艺术思想上也前进了一步。因为一定的艺术观点就是一定的阶级观点的反映。因此，我们也就肯定，所谓艺术，只能是阶级的艺术，对这一点的认识，首先就批判了那些超阶级的、超政治的或所谓纯艺术的错误思想。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搞什么艺术，或谈什么艺术思想，但我们过去不喜欢年画连环画的，或轻视单线平涂等民间形式的，回来之后都喜欢了，而且在积极的创作中。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艺术思想的改变。并且知道了艺术，对敌人来说，是战斗的武器；对群众来说，是教育的工具，必须有它一定的革命作用。

有些先生和同学，刚到乡下时，觉得乡下风景很美。但后来呢？

不再注意风景，而却开始注意到群众的成份问题。这表现了我们艺术思想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渐渐的深入了生活。

有的同学说：“热爱了农民，热爱了群众，……这就是创作的源泉。”还有的说：“我的画要起教育并组织群众的作用”。这说明了什么呢？不但是艺术思想的改变，同时也即是对于创作态度的改变。同时也就解决了“艺术为谁”的问题。

有些同学认为自己是搞提高工作的，鲁艺和训练班是搞普及工作的。而现在认识（到），提高是和普及分不开的，普及也是和提高分不开的。我们的艺术若不从群众的喜闻乐见出发，再提高也一样是没有用处。我们的艺术是从群众出发，而且必须是结合了具体的政策的。因为政策就是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过去我们听艾青同志王朝闻同志给我们讲文艺思想，讲创作方法，觉得有些刺耳，而现在听起来却觉得“很解决问题”。这也说明，我们不但接近了生活，而且也接近了理论。这在创作的表现上，就表现出对生活的真实和对思想内容的热情积极的追求上面。

有位同学说：“艺术家这个称号，是要由人民群众赐予的！”我们如果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不能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若对人类的灵魂的灵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更好的学习，我们就不可能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失去做艺术家的决定性的条件。

四、对党团的认识：

对于党团的认识，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学有很多不正确的想法。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原有的思想意识与党团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所造成的。

在总结中，有同学就这样说：“过去受反动宣传，以为共产党阴险，杀人放火，到乡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所看到的共产党与他所想的完全相反，知道了这种思想是因为受了反动宣传，而且知道，阴险的、杀人放火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

还有的人，觉得党团员是没有情感的，但经过土改工作之后，不但知道党团员是有情感的，而且这情感是有原则有立场，不是温情主义的、虚伪的人道主义的。爱憎分明，彻底的爱人民，也彻底的恨敌人。

有的同学觉得青年团是个特殊组织，与三青团没有什么两样。还觉得在解放前大喊党团退出学校，而如今不但不退出学校，反而挂起了党支部办公处的牌子来，心里很别扭。这样的思想在刚刚解放时是很多的，但它并没有清除出去。有这样思想的同学在他的总结中最后他说：青年团和三青团是本质不同的。

过去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别扭，觉得太夸张了。但土改的意义、工作和生活，以及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仰爱戴，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情感。没有共产党，中国当然是有的，但是怎样一个中国呢？是大家都做亡国奴，做帝国主义的奴隶，做反动派的牛马的中国。而共产党有生以来，就对准了这种残酷悲惨的现实，扬起了反抗的大旗，就因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的新民主主义的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立。

过去，还有人这样觉得，入了党团就是受了骗，上了当，因为党团说得好听，而事实上是破坏中国的。这位同学，现在却在争取入团。

这些错误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呢？当我们认识到地主阶级，而且知道了地主阶级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一切反革命的恶势力的罪根；而共产党却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一切反革命的恶势力，挖去了这罪根。从土改的整个过程，看到了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政策的正确。心里渐渐的服了。其次，看见了工作组同志的吃苦耐劳对人民负责的作风，态度和精神，通过了他们，也看到了共产党的本质。因此推翻了过去的一切错误的想法，思想情感靠近了党。

有位同学说：“青年人，只有在党团的领导下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句话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它却是经过了很长久的思想酝酿，

也就是经过了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育和启示所得出的结论。

对党团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之一，也正像大家所说的一样，正是因为，思想情感能靠近了党团，也即靠近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基本精神。而在毛主席的思想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增强革命的力量，也即增强新中国建设的力量。

有很多人要求入党入团，而且现在我们已有十七位同学被批准为正式团员了，这个消息是值得我们庆贺的。

我们既然有了以上所说的收获，在我们的行动上，也就有了一个大大的显著的改变。我们看见了学校的新气象。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对于生产劳动的热情。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散漫。在学习和生活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渐渐发扬。师生的关系也改善了，同学尊敬了先生的长处，而先生也倾听同学的意见。这些转变，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它一定进步思想情感做基础的。

不过，在这总结的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收获虽然是伟大的，但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深切的来体味这句话，那就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根据现在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进步，有它一定的程度，也有它一定的不稳性。如果我们不肯定并发扬土改的收获，不继续对一切落后的思想做坚决的斗争，我们将停留在这一点上，甚至会倒退回去。

首先，我们见到的，就是现在存在于我们之中那种“有一套，有办法”的自满的情绪。学习是主动的，然而有人是个人主义的。生产是热情的，但组织性是不够的。生活是比较不散漫了，但对于学校所定的生活制度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迟起晚睡，上课迟到，或不请假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情形仍然是有的，而且，一部分人来说，在发展中。

我们对创作是积极的，但已有这样一种思想产生：觉得搞不出创

作是技术问题。这首先说明，我们对创作的认识，对艺术的认识仍然还没有从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应当对这些现象，在生活学习检讨会上提出来做追根的分析、批判，以便及时克服。

在这总结的最后，我们提供一点建议：必须更好的发挥并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武器，我们的思想将会生锈，我们的进步将会停顿。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奋斗的过程。我们只有努力加强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思想的学习，才能巩固已得的成绩，才能在学校学习中得到更大的成绩。

（原注一）片儿会：农民在土改斗争中按片儿组成的小组会。

九 程端生《土改中的农村妇女》

(录入 江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1558384>

李星按：程端生是一位女士，解放初大概二十出头，可能在上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俄语，80年代退休。

土改中的农村妇女

程端生

一

这次经济土改，我们不但看到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农民，彻底的翻身；也看到了一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妇女，彻底的解放。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在介绍白盆窑行政村，土改过程上的妇女动态。

白盆窑行政村，在北京城的西南方十五里，离丰台八里，是白家窑和盆窑两个自然村的合称。全村二三二户，一〇七二人。其中男五三七人，女五三五人。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时候，白盆窑成立了妇女会。那时会员只有二十余人，都是贫雇农的子女，选出了七位妇女代表，经常的上郭公庄行政村参与各种活动，她们一方面负责联络；同时担任组织、宣传、与教育的工作。

白家窑和盆窑原是隶属于郭公庄行政村的，一九四九年九月，经区委会指示，白家窑和盆窑另行成立行政村即现在的白盆窑行政村，与郭公庄行政村分开，随着行政村的建立，本村的妇女工作，便逐渐的开展，会员增多，截止目前止，总计一〇九人，其中雇农三五人，贫农三五人，中农三九人。分为九组，每组设小组长一人，直接受农会领导。农会四委员中有妇女一人，负责发动、宣传、教育以及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

妇女会成立以来，对于本村的妇女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妇女地位，大大的提高了。例如：盆窑郑德峰家，婆婆虐待童养媳的事件，就是靠妇女会的力量，得到合理解决的。又如从童养媳郑素兰向妇女会以及工作组同志的诉苦中，知道在没有解放，没有成立妇女会之前，她是惨受家庭的虐待与欺凌的；现在她得到了妇女会的帮助，再也不怕婆婆无理的压迫了。在农会里面，男会员时不时的要征求女会员的意见；小组讨论会上，女会员对于男会员的错误常有严厉的批评。总之妇女的地位是空前的提高了，把妇女不当人的现象绝无仅有了，妇女再也不是一种附属品，可以任人欺压而无处诉苦的时代是过去了。第二、从歌唱里面学到了新文化，同时也认识了改造和努力的道路。在农会，她们学习了许多新的歌曲，好比“谁养活谁”、“太阳出来楼上楼”。其中特别有一个是关于妇女翻身的。每次歌唱的时候，总要引起群众的大笑。这个歌是：“妇女们，醒醒吧，如今男女都当家，忸忸怩怩使人笑，咱不叫人笑哈哈。妇女们，团结起，快到学校去学习，学会识字与唱歌，咱们翻身牢牢记。妇女们，听我话，千万不要当傻瓜，翻身就要孝父母，努力生产好发家。”第三、认识了团结与组织的力量。在每次的小组会上，在农会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妇女的意见，“咱们大家要团结一起”、“咱们大家要一条心”、“咱们团结就是力量”。她们对于妇女会很有很强的信心，认为妇女会是妇女翻身的标帜。

在土改战线上，妇女和男子同样的是一支主要的战斗队伍。长期遭受压迫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农会的力量，靠妇女们的觉醒与组织，从封建的家庭势力下走出来，从非人的苦境里真正的走上了人的道路。

二

当本村，发动妇女加入农会的初期，她们大多数是不愿意参加的。她们的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顾虑的问题，其所以不愿参加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下面四点：

怕参加后，思想进步了，组织上提拔她们去当干部，家庭的束缚力是很大的，不愿离乡背井的乡土观念是很浓厚的。这是第一点。加入农会后，常常要开会，耽误时间怕干不了活。这是第二点。怕妇女入会后，思想进步，瞧不起丈夫，因而闹“家庭革命”。这是第三点。第四，怕妇女入会后，婆媳间发生冲突，媳妇不再听婆婆的话了。前二点是中年妇女思想上的顾虑；后两点是老年妇女的心理恐惧。因为思想上没有搞通，封建头脑的包袱，使得她们在入会的初期，迟疑观望，徘徊不前。嗣后，经过村干部与工作组的同志，加以解释和教育，纠正了错误的思想，她们认识了妇女应走的道路，才大胆的参加革命的组织——农会。

在土改的过程中，妇女的表现是进步的积极的也是革命的。好比王苗氏，她父亲不劳动，在划阶级的会上，就毫不庇护的指出父亲是地主。会后，我们问她，父亲被划为地主，有何感想，她以坚决的口气回答：“共产党叫咱说实话，办实事，咱父亲不劳动就是地主，咱是二个不同的阶级，谁也不能庇护谁。”这种坚强的女性，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是不可能从封建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其他各种会上，例如报产量，没收地主的农具，妇女敢于大胆的讲话，勇于

向地富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她们一点也不比男子逊色。

妇女们对于土改的各项措施，都是非常满意的。只是在划阶级时，对于政策上规定的妇女劳动不计算，颇有些意见。我们访问过好几位妇女，征求关于妇女劳动不计算有什么反应，一位扛了六年长活的赵家媳妇。她说：“按真理讲（真理指政策），妇女劳动不计算，是合法的，要是凭良心讲，咱们的确是劳动的，爷们干得了的活，咱哪样干不了？”有的妇女带着玩笑的口吻说：“咱妇女天天干活，还说不劳动，咱以后不劳动了。”有的又说：“咱命比爷们差，干活干死了也不顶事。”这些不满的情绪，多少加增了妇女的自卑感。

各种成份（除开地富阶级）不同的妇女，对于土改，表面上都是一致的参加各项工作，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态度。雇农和贫农，最积极，最坚决，斗争起来，也最为彻底。中农大多就抱着“人不得罪我我也不得罪人，叫我开会我就来；可是在会议上没有意见发表。”

三

从土改里，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妇女的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者有四方面值得提出来作一叙述的。第一，本村绝大多数的妇女，迷信鬼神。参加一贯道的也不在少数。她们相信：“死了能升天堂”，以及“将来尸首不烂”，一类迷信的教条。她们虽加入了农会，可是还没有彻底从命运和鬼神的权力支配下解放。春节时，本村演过两晚戏，有一幕就是拆穿一贯道的黑幕的，有的妇女看了，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她们说：“一贯道不好，咱们当时是按情面参加的，花了钱又得不到什么，都是蒙人的事。”不过，头脑顽固的仍然有，她们认为一贯道也没有什么不好。

本村有四位巫婆，有的妇女非常相信她们，以为可以避祸求福。头年，当地小学校拆毁神台的时候，一般的妇女都在内心表示反对。

她们说：“拆去了神台，没有地方可烧香了，也不能许愿了。”巫婆们在暗中兴风作浪，说是将来有什么灾难降临。

总之，农村妇女的迷信头脑，有的还是非常顽固的。如何使她们彻底的从一贯道，从巫婆的鬼神权力下走出来，确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是夫妻间的问题：本村正式离婚的截至目前止，虽只有二人；可是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妇女会的会员，以及遭受家庭压迫的妇女，都愿意离婚，另谋出路。这是她们向来不敢也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如今她们明白了“自由婚”的真谛，这是一个进步。由于封建制度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夫妻间潜藏的矛盾，暗暗的在潜长和浮现。这是农村妇女解放过程上很自然的现象。

复次是婆媳间的冲突的表面化。婆婆不愿儿媳加入农会，因为怕加入了农会，思想进步，就不能严加管束了，在好几次的青年妇女会上，总有不少的白发小脚老大娘出现，替代媳妇的地位，一位杨家的婆婆就不高兴媳妇上农会和男子汉搞在一起；她的媳妇再也不听她的话了，并且当面提出抗议。婆婆一向压迫媳妇，现在碰到了反抗。

最后，是文化与教育的问题，据当地妇女委员陈士珍说：本村妇女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一字不识，穷苦人家的子女，生活尚且艰难，哪有金钱和时间，供子女入学，这是妇女思想落后的一大原因。经过土改，妇女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学习文化的愿望，非常的迫切。

四

农民妇女，经过土改的锻炼，阶级觉悟提高了。她们参加了土改的战争，她们从封建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一页光辉的史诗。土改证明了长时间遭受压迫的妇女，并不是弱者，并不是毫无反抗与斗争的力量的，相反的妇女和男子同样的有反抗和斗争的力量。这力量是伟大的。高尔基说得好：“没有女性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没有女性的积极参加，就不能顺利的完成土改的革命工作。

封建制度打垮了，地富阶级消灭了，解放后的妇女，认识了劳动致富生产发家的真理。今后的农村大生产运动中，无疑的妇女们一定会供献出伟大的力量，是可以断言的。



從土改中學習

本訂增新裝



片反出亦土信志亲佳信安及重亲斤